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六十九

王衍梅

字律芳號笠舫浙江會稽人嘉慶辛未進士官廣西武宣縣知縣有絳雲堂遺集

道鄉書院記

跋鉛山先生請重修應宿閣書

劉儀

字翰假號五山江蘇武進人嘉慶癸酉舉人官浙江長興知縣有五山文集

復高兩農書

贈甯海陳子聲序

程迓亭據梧齋集序

四川營山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龍汝言

字子嘉安徽桐城人嘉慶甲戌一甲一名進士官修撰後改內閣中書有賜硯齋集

劉氏續修宗譜敘

文淵閣大學士章文簡公墓誌銘

欽善

字吉堂江蘇華亭人諸生有吉堂文集

于太傅論

自碧浪湖登道場山記

十

遊白鶴山記

十一

遊雲巖記

十一

負骨三孝子傳

十二

周樹槐

字星叔湖南長沙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歷官山西江西吉水知縣有壯學齋文集

宋景公論

十四

趙孝成王論

十四

漢高帝論

十五

書蘇文忠正統論後

十五

再書正統論後

十六

書蘇文定隋論後

十六

與胡雪帆書

十七

試用從九品吳君墓誌銘

十七

胡世琦

字璋臣號玉璫安徽涇縣人嘉慶甲戌進士由庶吉士授官山東費縣知縣有立齋全集

論學

十九

紫山倪氏族譜序

二十

劉達祿

字申受號中甫江蘇武進人嘉慶甲戌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劉禮部集

詩古微序

二十一

烏程趙氏家廟碑記

二十二

禮堂授經圖記

二十二

書馬貞女

二十三

汪元爵

字伯孚號竺君江蘇鎮洋人嘉慶戊寅舉人官刑部郎中有涇西書屋叢

侯方域論

二十四

盛蘭雪南歸送行序

二十四

西郊詩存序

二十五

徐秋士詩序

二十五

林則徐

字元撫一字少穆福建侯官縣人嘉慶辛未進士官至雲貴總督諡文忠有政書

畿輔水利議敘略

二十七

江蘇陰雨連綿田稻歉收情形片

三十一

與龔定盒書

三十四

寄潘德輿書

國學扶輪社印
三十四

國朝文匯乙集卷六十九

道鄉書院記

王衍梅

甚矣余之多幸也。游嶺南十年。足跡所經。曲江想見文獻公之為人。風度樓存焉。昌黎韓子游潮州。延趙德為師。而潮之風一變。蘇文忠公游海南。與黎子雲老符秀才為徒。而海南之風一變。二公道德文章。津逮後學。然余實未嘗身至其處。前年謁選得粵西之武宣。不幸先事牽涉。過端溪。慨然想見包孝肅之為官。桂林弔顏光祿。讀書之臺。南軒張子招隱之巖。低徊俛仰。未之逮也。願學焉。尤幸者。今年膺昭州太守。侍御俞公之聘。主講道鄉書院。而獲登鄒忠公之堂。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苟誦其詩。而讀其書。尚論其世。千載猶同堂焉。何必身至其處哉。身至其處。則其嚮往為尤切。公之以言事被譴也。至則夷如曠如。其事詳於宋史。其軼見於郡邑志。後之人即公之字以名其講學之處。固宜。嗟夫。自元廢山長而士鮮古。則城闕青衿。往往而有。沉於昭之遐。匪僻壤者乎。迄于今。男不游惰。女習樵牧。絃管之聲。闌如。而獄訟衰息。太守得以時勸學焉。不可謂非先賢之津逮遠矣。夫士草茅伏處。績學勵行。一旦遭際休明。出其所蓄。次第展布。或臨事敢言。特立不懼。精誠貫於日星。道德昭於來茲。詎不赫赫若前日事哉。而文章則固其緒餘也。余不幸

不自檢束。齒髮日以蒼浪。何抗顏而為人師。及登公之堂。桃李垂蔭。如親公之手。植馬。墮王在筵。如挹公之笑。親焉。一種夷如曠如之致。時遇之。斷煙荒草閒。幸矣。涉飛鳳之顛。遊龍圖之亭。凭闌四望。向之足跡所經。前賢之流風餘韻。雲集波暎。畢來斯會。宇宙之大。古今之變。若日往來於吾胸中。而口卒莫能宣其所以然。雖然。觀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繼自今。潛心抑慮。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動以考夫文章之得失。而靜以究夫道德之歸藏焉。修焉。愈焉。游焉。誠不可謂不幸。則甚矣余之多幸也。諸生津逮有素。升公之堂。而心公之學。豈不亦甚幸矣乎。有司歲春秋祝公。乃作歌以侑公曰。

賢公之姓出於邾。而統承夫嶧也。宜其氣之不可遏也。吾夫子嘆嗟而鳳泣也。翔千仞而公接其一翼也。吁。茲其為有道之鄉與。余小子聞而知之於井欄之石也。

跋鉛山先生請重修應宿閣書

鉛山先生兩貽甯紹台潘蘭谷觀察書。請重修吾鄉三江應宿閣。前書略云。聞此都耆成人言。應宿閣石脚鬆弛。圯碎如裂。總雖兩板層甃。而奔瀾激箭。透漏洩噴。縷縷焉。及此不重加修建。它日之禍烈矣。再書略云。此閣自康熙二十一年。經制府姚公捐修。至十年前。太守舒甯安與德山陰令萬以敦。因士民請修。兩次妥議垂成。而各

官以升擢去。遂延至今。時潰敗日甚。其前此建議時。有蕭山蔡某。僉而瞞者也。忽持彼邑前翰林毛姓所著三不修之說。力梗眾議曰。不必修。不能修。不可修。大約以此。聞為姚制軍修壞立論。按毛姓所著之書。言偽而辯。記醜而博。平生以詆毀先儒為能。其奴視朱子幾同仇敵。及病危日。自嚼其舌稱快。舌盡乃死。其人狼戾無賴可知。所言偏僻。何足為重。況姚公籍本山陰。當時幾經集議。始為舉行。豈智出毛姓下乎。在當日蕭山之人。總以此牘切膚。山會於彼。上游無涉。故欲吝其財與力耳。豈知水性無分於東西。彼為海潮者。果不能西流而上溯乎。末又自記云。此書庚寅三月中。再達觀察。觀察覆劄。亦懇摯。旋移嘉湖道去。而七月廿三颶風作矣。蕭山沿海居民。遂成魚鼈。興利除害。蓋有天焉。可慨也。是時先生年四十六。主講戴山證人書院。其於富若貴。淡焉冥焉。而拳拳利濟之心。隨地觸發。有出於不能已者。乾隆乙卯。鄉先輩修撰如公茶。外舅前甘泉令陳公太初。復議重修。上書於制府覺羅吉公處。時又有以毛姓之說來梗者。大藩稼軒汪公志伊。竟如所請。浹日而檄下。勸幣勸捐。自秋徂冬。數閱月而功成。其石脚之鬆者。插之。泐者。新之。鐵之。寒者。膠液而融之。凍以蘇。麻周以純灰。千辟而萬灌之。凡洞二十有八。有細罅必敷之。啟閉以時。淨世有法。而先生二十年前。所謂潰敗決裂者。至是而屹若崇墉焉。方創修時。庸夫販鹽。吻噉噉。

如箕舌張。妄云湯公水星。手初神跡。不宜騷動。一目之儒。又以毛姓鴻博。必非無見。恐一壞於制府。再壞於狀元。而同事諸公。毅然不顧。鳩工而落之。厥後年穀豐收。以倍。旱乾水潦無虞。方稍稍感重修之德於不逮。嗟乎。仁人君子。遠而在上。興間閭。咨疾苦。課耕桑。敦孝弟。力行而不怠。遠而居下。不以聲色田園自娛。而孳孳於農疇。水洫之大防。此成己及物之當然。非吾儒分外事也。不然。先生一寄公耳。足迹所至。曾何毛髮切於其膚。而一議修蕭山富家池石塘。再請修三江應宿間。何其不憚煩哉。當時事雖不果行。所謂仁人之言。其利也溥。後之君子。即指先生兩書。以駁毛姓三不修之議。而果於必行。余時據席隅而觀焉。蓋不自知其何以尊先生而薄西河也。為人上者。其可不留意乎哉。嗟乎。請是書。湯公神靈亦當為吾越士民稱歎矣。

復高兩農書

劉儀

兩農先生足下。月望芸皋觀察。遞到手教。並大著傳文二篇。伏惟先生以碩德耆望。主持八閩風教。意欲盡人而偕之至道。故雖以儀之無似。亦且惓惓焉獎借之。勸誘之。引而進之。當世作者之林。又以儀之故。更求有以不朽其先祖。為之立傳於通志名宦。又綜其始末。別為大傳。存諸集中。先生之用心至矣。儀將何以任此。然既辱愛如此。則私心之感且幸。宜何如也。儀來閩。始識芸皋。因芸皋得知扶雅。以及先生。而石甫則已前去閩矣。竊見諸先生學識論議。各有自得之處。儀則自顧枵然。中無實際。方為之媿且慙。今先生乃復云云。豈不慮固不能無一失邪。抑先生特矜其不足。而不覺成此過論邪。而儀碌碌奔走塵俗。其將何以實斯言於天下邪。儀嘗自恨交遊落落。識人苦少。不能盡見當世賢豪長者。以開耳目。擴心臆。其不足與論一代之人材。明甚。然就今所見如吾鄉李中者。師博究羣籍。淹涵衆有。於文家便術。冰澈鑑鑒。王君瑤舟。溪通心性。於諸經具有成書。其詩若文。悉高簡有法。吳君仲倫。理解精闢。尤工文章。其於古也。取道於韓。衡。賈。旁驅。以放於司馬。優柔恬淡。幾於自然。如三君子之積學富文。殆上躋之古賢。而無媿儀。幸皆得而師之友之。正恐所不得而師而友者尚多也。一郡猶爾。推之天下。正恐所不得而見之聞之者。更不可勝數也。然

惟此三君子者其與石甫扶雅不必盡合亦不必盡不合。設使與石甫扶雅與我先
生相對一室各罄所得當必有相視而笑相見恨晚者。而惜乎或異或越或聞各以
事繫而不得一集聚也。因是思古君子抱其所學欲共白之當世無人焉以發之必
尚有抑塞而不盡其意之處。此後之讀其書者悠然以思喟然以歎。往往不能無留
餘憾於不言之表也。自惟何人於吾鄉得申者諸先生又得芸皋扶雅於越。比至閩
復得先生焉。即其議論搜其學識而竊資之以自淑。心有所型無虞迷眩。縱學山者
必不至於山。而其為慶幸已無言喻矣。是故儀固不足以承先生之言而欲求所自
力者則必宜自此始也。詩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其儀今
日之謂矣。敢敬為先生誦之。傳文高古無倫欽。何何極。惟敘世次有與儀家乘不合
者謹條具別紙尚求更正。又扶雅見示古近作四首亦妄為加注並望諒之。教之石
甫處未能致書便中更希先導。歲暮事冗言不盡意。即日春事鼎新惟萬萬順時為
進自厚不宣。

贈甯海陳子聲序

距縣治北七十里地曰柴巖陳氏世居之其先閩人也。當南宋末造石丞相葉夢鼎
以不附貴似道抗疏去位累召不起論者高之。蓋陳氏子也嘗以復姓請於朝不報。

乃命其孫還為陳氏後云。緯字儒文以郎官出知吉州。遂與文信國相知。其往還書疏傳於世者。動關軍國大計焉。用中字端夫。工詩文。與楊觀趙韋賢錢以德諸人齊名。州里端夫復善方正學。洪武中薦之為漢中訓導。後改德興縣丞。靖難師起。作墨竹歌以見志。卒與正學同死節也。端夫十一世孫汝梅字安春。以孝養稱。再刲股以療親疾。破則廬於墓側。終其身不去。沈家暴有書院。端夫讀書處也。為浮屠氏所占。安春力復之。益其歲入。俾族人咸勵於學。性能急人。乞貸者無不應。歲侵則設糜粥里中。眾多賴以濟。喜賓客。特作屋以處之。久之鄉人皆勸於勤和。市無博奕。縱酒者環所居人不履。官府者垂五十年。蓋凡安春所為。類皆人之所難。迨余承乏來此。始聞安春之為人。而深歎息於不及見之也。今夏乃見其子子聲。亦皤然六十許人矣。聽其言之諄如。觀其進止動作之怡如。信乎能繼其先業者也已。而示余以先世所編之遺集。及諸家投贈之什。余於是得安春之行事綦詳。陳氏固望族。世載其德。至安春復推而大之。今又有子聲以為之子。諸孫從事問學。振振乎有聲庠序之間。陳之宗其遂興乎。夫潛德久而始曜。孝弟之世食舊德者必延。而士君子苟尚志精業。恒不欲以報施為說。蓋盡力於所履。而非有所幸也。是則為子聲者。惟務益懋其行焉可矣。

程近亭據梧齋集序

吾友畢君子筠陸君子範。刻其鄉程近亭先生據梧齋集。既成。而督余為序。余徵近亭之事實。則曰。先生少穎異。長以名進士。作令山右。居官多惠政。上官有審其文學者。徵其文。先生固不應。引疾自免以去。夫古人之自重其文者。固有之矣。然唐宋以來。號為名大家者。集中往往有隨俗酬應之作。所謂非其人弗與者。蓋難言之。先生乃深閉固拒。至以一官徇之而不悔。嗚呼。庶幾其古之立言者與。先生既去官。年且老。而家無所資。復藉館穀以自給。嘗自旁郡汎舟歸。遇盜盡攫其裝。縛先生投海中。僅而獲免。其生平著述盡失。久而其弟復蹤跡得之。其集具在。顧失首卷。先生時已八十餘。乃於盛夏中。握管補足。即今之所傳者是也。余嘗謂自古文章成之難。而傳之尤難。先秦諸子多非足本。漢魏六朝諸集。大抵出後人補綴。昌黎之文。必遇歐陽永叔而後大著。曾子固集。自宋以後失傳。明文毅自內閣日抄數篇以出。而後復見於世。李昌谷之詩。乃為俗子所毀。故存者無幾。凡此皆世人所望然於重。幾於戶有其書。顧其初猶阮壑如此。則夫文章雖工。因知之者少。而忽焉泯滅以盡者。更可勝道哉。先生之著作。乃幸而得存。殆由夙昔能自重其言。故其所言者。皆足以垂世行遠。而自不致於磨滅與抑。惟能自重其言。故造物者亦陰相之。而不忍使其卒無

聞於後與失之垂老而復得得之又復自足成完書其事要為古今之至奇也是則二君聚而廣布之豈歎以表章鄉先達其微意之所在亦有從可知者矣。

四川營山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君諱岳東字晚巖一字愚山晚號鳳泉姓楊氏世山東甯海州五臺南邨人幾世祖燦明大同府經歷擢福府審理曾祖傳日照縣訓導祖居元太學生贈修職郎考好生乾隆四十年舉人借補平度州訓導贈文林郎妣氏李繼氏林皆贈孺人君幼有至性讀書尤敏慧年十二以背經補縣學生學使仁和趙公佑以學有根柢深器異之乾隆五十四年本省鄉試中式嘉慶十三年成進士引見以知縣用分發四川親老告近改直隸十五年補撫甯越六年調遷安再踰年兼署澤州是年大計卓異第一明年以憂去職道光二年至四川踰年署營縣又踰年補營山再踰年署合州明年以俸滿送部引見道感疾乃乞長解歸七年而卒春秋七十有三方君之始至直隸也即檄賑高陽饑又勘定州淤地富室或賄吏為奸利君於酷暑中親料量繩尺日昃不自休訖事更不能有毛髮欺撫甯三面距河多水災戶籍紛錯歲久不可理君徧歷災地鉤稽精密貧民咸得受撫鄣有感激泣下者復上書行臺省具呈河淀今昔形勢異同隄陲興築所宜緩急得請則擇邑士之廉正者授以工凡

三月而竣。皆是迄君之去。民以無害。寡婦馮郭氏。訴九歲子馮某被勒死。案久懸。無主名。君至。連素與往來者。詰以某日夜。若在地。所為何事。眾辭直。歛謝某語。慙愧更詰之曰。馮與若何。眾乃手絞之。謝色變。然恃無佐證。堅不承。復詢餘人。則魏某是夜曾見謝。乃並閉置室中。謝窺室無人。與魏往復甚苦。盡輸其情。則殺馮者。果謝某也。吏伏幕後。備錄其詞。已集眾出示之。具引伏。眾駭以為神。遷安地尤曠。多奸宄。治不。少貸。獄訟為清。閒至三屯營。宿逆旅。顧問此間客舍。凡幾所。主人悉數以對。旁一人忽曰。業此息亦微耳。豈若遠賈。不見駱駝店主者某入都未幾。歸銀已若干矣。君默記其名字。及聞故牘。有喜峰口外商人婦。以夫牽駝九頭八口。久無耗具。控者。君憶前語。密捕其人。復至其家。發視牆根。新土未及尺。赫然屍見。遂抵法。或稱君善發伏。則謝曰。冤不終沈。天道固然。伺之問答。豈逆計及此邪。比將至深州。州民共集。留行中。一人有獄事。哭尤悲。進曰。吾獄。豈慮無白時。第聞明府判事。如目擊。今且無問曲直。願得一言也。乃為駐車。出片言而訟解。先是府君以白事忤直忤上官。及癸酉秋。畿南軍興。屢嚴徵辦兵差。皆不逾期集。上官亦意解。及那公彥成為總督。知君者多以為言。特疏薦之。未及遽而君以憂去。既至四川。總督為蔣公攸銑。尤稱其明慎。繼之者戴公三錫。亦雅重君。然皆不果薦也。所莅三州縣。彊弱繁簡各不同。一如初政。

復以其閒建義學。置文教。進其士之秀者而教誨之。久而四民皆勸。雖笞杖未嘗數用焉。其在合州耕者。鉏地露人首。刀傷重而面目不可辨。或以無驗勸勿報。君不可。異日。以事通遠鄉。道旁一人企視。復亟引避。召之至。自言為寓傭。袒其背有答痕。則曰以竊故。乃窮詰之。曰汝事已破。何僅供竊也。且竊亦有與。今安在。復言有布裹在某處。起之。獲利刃。有血跡。度不可隱。乃曰某日由銅梁刦夜行者。慮面為人識。別埋之。即前人首也。讞遂定。前以無驗勸勿報者。至是乃大服。所著經義若干卷。詩有初月等集。都若干卷。配任孺人。同邑太學生文龍女。性慈勤。善體君意。閨門數百指。無後言。後君一年卒。得年亦如君。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子四。應奎。縣學生。兆奎。道光八年順天舉人。浙江分水縣知縣。調蕭山。聯奎。昇奎。並縣學生女。適李重勳。孫九。女孫十。曾孫五。曾孫女六。銘曰。

惟昔循良。同軌殊科。楚教鄭僑。民化民歌。降及漢世。治道崇古。德禮所先。明發亦與。豈知政術。如繩如砥。勝任何愉。得情何喜。挾獄之要。端在窮經。根柢之學。如金在型。茫茫九寓。山哉川滴。民無異性。治無異迹。厲以霜雪。和以雨風。既芟既柞。禾麥芄芄。噫乎我君。惟吏之師。錄錄千祀。君祇在茲。

劉氏續修宗譜敘

龍汝言

古者賜姓受氏各有本原周官奠繫世辨昭穆屬之小史漢唐以來官有簿牒選舉由之家有譜系婚姻別之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主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此近古之制所以維持世教明貴賤定尊卑辨族類百姓親睦風俗敦厚用此道也劉氏故為望族班史志有祁姓之劉姬姓之劉鄭略所載有東郡河南睢陰三族及漢賜項氏姓為劉氏者蓋自陶唐以迄於今上下數千百年間人興宗史不絕書族姓蕃衍遍於海內豈不盛哉然廣德劉氏之譜則追原其始遷之祖為大宗而上溯以前之源流可攷者為列祖若漢若秦代遠年湮無稽弗錄此其舊譜相傳為大有學識者之所著作誠有卓越於尋常萬萬者夫漢魏六朝隋唐之間取士悉重閥閥士大夫以家世相尚往往假借前代附託名家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於苑郭氏推本汾陽如此之類曷可覲述若茲之據近舍遠信以傳信非惟無妄認華胄之誣實亦深知其祖功宗德之所存而不敢自誣矣按譜載劉氏始遷之祖惠驤公諱田宋建炎中官廣德即郡之南鄉家焉生七子長仲舉次仲元仲誠仲忠仲奉仲新仲賢各擇里居散處於郡境及宣之宛甯浙之安吉至今傳世四十為丁數千其間忠賢孝節科第仕宦秀者讀樸者耕食舊

德服先疇。所由世其家業。寔昌寔盛。永永無窮者。源遠則流長。積厚則彌光。顧不信
與劉之者。考真森翁曰。誠生以監修學宮。寓郡垣。令其嗣紀勳受經於講堂。因得與
翁過從。翁以續修宗譜。偕其族之司事者曰。型曰芝。問序於予。且示以舊譜。余辭之
不已。乃受而讀之。始悉其淵源之有自。紀載之有據。本支百世。繁盛滋大之有所從
來。並為略敘譜牒之興。實有關於世教風俗之本。著為斯篇。惟劉氏諸君子擇焉。

文淵閣大學士章文簡公墓誌銘

道光四年九月丁巳。文淵閣大學士章公。年八十。薨於杭州臯園私第。十月甲申。遣
疏聞於朝。

皇上軫念耆臣。恩恤如例。賜祭葬。謚文簡。凡所以飾終之典。靡不備焉。越二年十
月。公子垣。卜公兆於玉泉山麓。需書都下。以誌墓之文。為請按狀。公諱煦。字曜青。姓
章氏。別號桐門。其先系出唐封。世居會稽。曾祖諱大賓。遷杭。祖諱名選。考諱廷揚。皆
贈如公官。曾祖妣邵盧張祖妣鍾妣吳。皆一品夫人。同產四。公其季也。幼而穎異。
長通經世之學。乾隆二十七年。壬辰成進士。釋褐內閣中書。乞假歸省。丁父憂。服闋。以
原官充軍機章京。嗣遭母喪。既除。升宗人府主事。丙午典試雲南。己酉分校會試。遷
刑部員外郎。壬子典試河南。癸丑分校會試。其秋視學陝甘。嘉慶元年。改山西道監

察御史。己未復充會試分校。擢太僕少卿。轉大理少卿。特旨仍在軍機處行走。蓋公入直樞廬二十餘年。練習掌故。籌畫視草。矢慎矢勤。故有是命。而公自此受特達之知。內而歷躋卿尹。端揆綸扉。外而開藩建幕。屢權大府。其間乘軒持節。通馳域內。以求民瘼。讞疑獄。至於垂老乞身之年。思一息肩而不得者。成於是乎。基之矣。自時厥後。赴雲南鞠案。遂往川陝。廉軍務。善後事宜。還京。并太僕卿。尋尹順天。十年出為湖北布政使。洊升巡撫。旋以刑部侍郎內召。復奉命往雲南鞠案。授貴州巡撫。調雲南。兼署貴州總督。十四年。晉都祝。

釐未至。署貴州巡撫。調江蘇。署兩江總督。年衰乞內改。仍授刑部侍郎。十八年九月。署直隸總督。弋獲林清案內助逆首惡馮克善。

聖心喜悅。加太子少保銜。公子挺。署東昌知府。是時亦以軍功。賞戴花翎。東公訓也。十九年甲戌。充會試正總裁。隨往查辦金鄉案。先是署直督時。并授工部尚書。調吏部。故命以尚書暫署山東巡撫。是年十二月。協辦大學士。次年赴湖北廣東江甯安徽等省。訊案。即署安徽巡撫。二十一年。回京。調禮部尚書。軍機大臣。上行。走調刑部。仍管禮部。時公年逾七旬。自奉命滇南。十數載以來。輶車星馳。動經萬里。奔走頻年。瘴雨蠻煙。棧雲隴雪。寒燠之或非其宜。饑飽之或違其節。加以所到之區。所

治之事。無不併心一力。勞形瘁神。而公亦用是致疾矣。二十二年。開缺調理。病愈。以協辦大學士尚書銜兼管順天府尹事。再授兵部尚書。經筵講官。二十三年三月。真拜文淵閣大學士。管理刑部。二十四年元旦。晉太子太保銜。是冬疾大作。屢疏乞休。溫諭慰留。明年復請。乃許之。馳驛回籍。甫數月。驚聞

睿皇帝升遐。奔叩梓宮。

皇上知公老病。仍許還山。方謂怡志蠲痼。期頤可卜。迺自解組歸田。優游林下者。纔四年耳。夫何溘逝之遽也。公生平當官任事。一以實心為本。綜覈庶務。審慎精詳。雖案牘填委。而從容料簡。無不就理。晚年位益崇。望益重。駁歷中外。貴極人臣。而未嘗久於其職。惟撫吳幾及三年。善政留遺。至今吳人稱道之。其撫滇撫黔撫楚撫皖撫山東。凡所設施。皆未竟其緒。即當軸亦僅年餘。未足盡公之蘊。良可惜已。然公長於折獄。明允矜慎。有古欽恤風。凡獄多疑。實久懸其決者。

仁宗命公行。而公所至必得其情。無枉無縱。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民協于中。時乃功。其公之謂與。原配陳氏。封一品夫人。次配陳氏。即夫人同懷妹。皆先公卒。子四。長圻。早世。次埏。廣東南澳同知。丁公憂歸。哀毀卒。次坦。江西候補州同。次塤。候補通判。後于世父。以公薨之年先卒。女三。孫七。長鎬。一品蔭生。錫鈞。錫麟。錫壽。錫桂。錫

芝降服孫二銘。錄孫女八。公起家中翰。歷踐台司。恩禮際遇之隆。行誼事業之美。具載國史本傳。及公門人前戶部尚書潘公世恩所撰行狀。後之人可攷而得其詳。茲唯敘述官闕。略為論次。亦以見公之梗概云。銘曰。

玉泉之山高。崔嵬蔥蔥鬱鬱。鬱鬱氣佳哉。安公靈兮山之隈。

御碑穹隆兮屹墓前。名垂不朽兮稱大賢。公靈永宅兮世澤長延。

于太傅論

欽善

太傅再造明社。大節猶出入文人之口。侯魏以易儲為非。毛袁以易儲為是。而是非功罪。皆於太傅一人斷之。善竊以侯魏之說。苛人以理而不揆事勢。毛袁之說。得事勢矣。而不甚揆於理。大臣之諫與小臣之諫不同。必求濟事。非止自申其直而已。太傅大臣也。處人父子兄弟神器絕續之交。非尋常諷喻所能入。計太傅所為。與鍾同。章綸同。則景帝勉而聽者十之一。太子猶未可知也。默不聽者十之九。不聽則諫。諍則怫。怫則太傅解兵柄避位。避位則石徐輩用事益專。當其時。京師乍定。脫脫不花犯遼東。不樂犯陝西。葉宗留亂浙。鄧茂七亂閩。黃蕭養亂廣。降人初遷。臨清未鎮。獨石未城。使亭輩為之。變不自內。必自外矣。何有於太子哉。太傅之身。所任重。所履危。所務大。所責急。故不諫也。夫太傅之不諫。亦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也。何足以累太傅。而論者乃曰。見深固當廢。見濟固當立。太傅固不當諫也。夫見深當廢。何如不立。既立矣。監國即位之日。何不先廢。不先廢於即位之日者。名理固有所不順也。不順不敢為。位未固也。三年之中。處心積慮。一旦發之。廷臣會議。唯署名。夫其所以唯唯者。苟曰不可。惡名有二。一曰植恩求後福。一曰懷二心以事其君。是二惡名者。無問文達文毅不敢當。即忠肅固敢當哉。懷獻青宮。未周一歲。蓋自甲午降冊以來。未有

諫者同綸之諫亦止請復立沂王為太子。同綸不畏其死而不爭之於太子。未廢亦以惡名之不敢當也。雖然諫弗廢太子。止以觸景帝之怒。太傅猶或能借人心以默沮之。請復立太子。益以傷景帝之心。雖百太傅不能使之聽矣。英宗之將歸也。寄景帝書曰。君位之事。另再籌畫。景帝之復英宗書也。曰。兄弟之間。何分彼此。其兩不克讓。雖古聖為之臣。不能無後患矣。太傅誠諫太子。誠不廢奪門之禍。誰謂其必無哉。不廢太子而有奪門之禍。握兵之于太傅。亦不能免後世之竊竊也。嗚呼。春秋微義。唯夫子當之矣。識古人慎之哉。

自碧浪湖登道場山記

兩過湖州。未見道場白鵲碧浪之勝。此行先與舟子盟。乃與載抵東門。風雨驟至。余遊志堅強。舟至碧浪湖。波心一紺瑣。數十青峰環拱。蒼翠四起。雨點入浪花。亦作碧色。舟如葉舞。欲泊不得。迷所向。白鷺導之。止蘆花間。望塔光隱溼雲中。更見一塔在高山。俯視求漁父問之。道場山也。南顧小溪。折西五六里。即山麓。喜甚。入溪橋。港多十幾。停橈遙呼山家。俾指乃行。比及麓。雨彌甚。去山猶二里。兜裡繫筏。行竹柏中。阻澗水。見石踰之。入山市。皆閉門。過石梁。無居人。踏枯草。履稍輕。又行漸高。得山亭。憩焉。過亭。誤入叢道。荒莽不可行。遠見石砌。循之。石級在密樹間。登級一里。至伏虎關。

乃得一快。蓋前但勇於行，未視山景也。凡山寺皆藏於此，乃踞高突處，岡直上，雄視諸峰，自下視之，但見娟秀，寒烟如氍，水氣撲面，思見太湖，為弁山障，不可得。而碧浪湖盈盈相顧，更覺有情，欲再上，雨色愈濃，慮不可歸。下石級難於上，至山亭再憩，雨似止，欲更上不，不敢。亭後圓洞對山頂，壙旁扶老樹，若月中娉婷，影坐視久之，取途下。舟雨竟止，出溪橋，見日影，向使在伏虎關時，一意舊上，微俸得晴，窮其趣，且便於歸，豈不歎為天助，惜哉！決於行，余之能決於不敢，余之拙也。噫，余之拙於不敢，豈僅遊山。

遊白鵲山記

升山周二百里，峰巒無數，白鵲其一也。以寺得名，寺本名法華，不著，以白鵲著，相傳蕭梁時，女尼開山，白鵲其靈跡云。入山初無異，至有松處，乃異，松夾道，道長二里，計四千餘株，挺立，高皆七八丈，道外小松湧左右，兩峰而下，以億萬計。及山門，有僧亦踞，顧余笑，坐余石上，問之，名心法，殿主也。問古蹟，不知，問碑碣，引示二碑，皆明人文略讀。又引示二碣，一完，乃東坡為湖州太守，自書訪耘老詩，朗誦一過，一斷，為義之書心經，字如聖教序，不著集字，人碣製類弓背，中隆上下削，奇古。當余誦詩，有僧輟鋤而聽，心法告余，寺養八十餘僧，此主山大和尚也。又引入後堂，見四五僧，年皆八

九十低眉安坐最高為真身殿即女尼坐化處轉而右為望湖亭亭在松巔億萬松復湧翠而上太湖水一白際天帆影如扇為寺最勝處是日嘉慶丙子九月二十八午後西北風起寒甚心法為余煮茶於亭

遊雲巖記

長興孫先生為余談雲巖之勝即夜挈舟往從呂山口過荷瓣橋泊李家港曉登岸問龍華寺尋路入山田初獲山民昇木器即田括穀與我鄉異山徑多茶花過澗夾道細松柔竹松竹之外桃李漫山閒露茅屋一折夷曠再折上高岡湖聲轉急岡束兩山若闕從闕下望後山共峰忽裂作凹形遙對雲表岡脊有山亭下岡見老松數百得坦路久行望後亭不見復見前亭亭壁石碣十六多明人書已殘缺矣首碣述寺址初名豎拂庵再上人寺庭矗二碑亦明人小碣四五皆近日捨田者問雲巖寺僧不知甯波客者寄於寺四十年導余從後院出下乾澗行石卵中攀葛上行滑泥中又下跨水澗又下越草坪凡上下崎嶇者十餘乃到不可上處無路尋路一步一頓支杖危石中遭迴里許乃見嶺背巨石摩空石在巖中出大數十圍高十餘丈豁豁嵌巖如神斧劈呀為七八上豁下連巖有洞深暗不可測以碎石投之有黑物撲上驚視鷹也孫先生嘗見雲生於巖問客指太湖曰日出時東紅西白朝朝可見日

中無風亦閒有之。今日大風不可見也。

負骨三孝子傳

曹垂數字莘耕。華亭縣學生。父上林。乾隆間充軍烏魯木齊。數徒步省。父行一萬三千五百餘里。屢經危險。過九道嶺。墜崖死。復緣折二齒。在華亭自七月擄虜。十二月始抵戍所。父老矣。比至留侍一年卒。乃裹父以綿。藏木匣。入嘉峪關。關吏疑焉。痛哭訴以故。憐之。乃釋入到家。鬻髮盡白。家人不識矣。上林之罪。以其友夏某事緣坐而得。獄將發。上林勸之避某地。夏以告其二子。長子東安。掩耳不聞。父去。曰。今我實不知父所在。官問受嚴刑。不慮洩言也。次子西藩。從父行。見執。四方號救不得。斷一指於獄門以志痛。一女在家。聞父抵罪。不食泣血。皆以孝行有聞於時。

戴寶光號春園。郡學生。父鳴游幕廣西。沒於忠州。光不能為萬里之行。積六年教讀館資。得附舟抵桂林。省城計程五千餘里矣。去忠州尚三千餘里。資竭。又就館逾年。至忠州。萬山烟瘴。其父匱厝州之觀音堂後。土溼將朽。用木箱收骨。又無資不能行。土知州黃氏留光訓子。又逾年。經烏蠻灘。船破。光抱骨箱跳立灘心石。遇救免。下昭平峽。旋渦不測。恃鍊以行。忽斷。飛溜數十里。竟未觸石。越日得過。至桂林。資又竭。以骨箱寄僧寺。復求館。凡八年始行。出陵河。經長沙。湘潭。洞庭。屢遭橫風。船又幾覆。光

在船骨箱置身旁。夜以箱繩縛髮臥。有變決意抱父骨同葬波濤。其去而歸也。勞瘁凡十餘載。始克於嘉慶十四年。舉其父母喪合葬。貧未娶。在廣西有妻以女者。辭曰。以有室去館資。致父觀暴露於外。罪益重。眾顧不能強之。及歸父事辦。囊資亦盡。且年過五十矣。無與為婚。

周芳容。字鐵巖。華亭人。父文榮。客死歸州。芳容年十四。及壯自奮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附漕艘賣畫京師。為遊楚計。遇父友為作書歸州吏目。訪求父骨。及臨淮而病。旅主將昇置顏廟。既知孝子。不忍昇。久之。病愈困甚。步行過潁上。鄉人官於潁。周之。復具衣囊。自潁經商維黃麻間。巖嶺千餘里。車馬不通。滑縣奸人伏莽道極處。無旅舍。芳容倚樹宿。風雨至。淋漓達旦。又嘗夢中驚覺。有蛇穿袖出。又夜行山半。猛虎遮道。投身荒塹。赤脚行石齒中。踵決流血。地名住流集者。挺刀相劫。芳容倖免。出山由漢口。過宜昌。幾沒江中。抵歸州。衣食皆盡。持書謁吏目。遍訪州人。無知者。老役徐某。避亂居巴巫間。一日忽至。曰。在東關外骨墳塘。依稀偏左。導往荒山亂草。尺寸求之。不得。次日復往。忽見片石半出土。石字周文榮云云。告本州牧啟棺。剖臂血清骨。深入不流。乃次第加殯裝。囊官於歸者贖之。負骨歸葬。同時有薛某者。市賈也。鄰火號眾舉其父匱。眾先為舉賈貨。薛伏父匱哭。火及喪帷矣。眾感奮為舉匱。并薛出之。

贊曰孝庸行也。非幸所遭。發為奇行。危苦亦至矣。且為世所亟稱焉。而庸行之孝。余文所見不多。於諸奇行。此可歎也。曾有鄧有祺書事父。父衣必鮮。父食必香。日以百錢奉父。俾散遊為樂。父色不愉。必跪請何事不愜。父食少損。必跪請何體不適。父極老。壽以無疾終。奇行諸君當聞之。而尤悲矣。

宋景公論

周樹槐

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心宋分也。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之相公。曰。相吾股肱。曰。移之民。公曰。君者待民。曰。移之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其徙。候之徙三度。壯學子曰。宋景公其知道乎。知道者。知天者也。然孔子稱知道者曰。楚昭王。昭王有疾。赤雲夾日。飛周太史曰。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是王有君人之言一也。如王之不肯移之。民與歲乎哉。不及三者。史不及。故王不及。然王遂卒。豈不三不足聽耶。將楚無天也。壯學子曰。知天者不以道市。故不可非道罔禱。竈請用璫。翠玉瓚。懷火。子產弗與。而鄭火竈曰。不從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卒不與。亦不復火。以後之不與。不復火。知前與之猶火也。然則使鄭復火。子產無憾也。熒惑不徙。景公無憾也。故知天者不失人。然而宋之天。韋知之。鄭之天。雖竈也。亦久而知之。楚之天。獨昭王孔子知之爾。此淫巫醫史。不絕於後世也歟。

趙孝成王論

趙孝成王四年。秦攻韓。取野王。上黨路絕。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豹謂王勿受。平原君謂王受之。其後三年。秦阮趙卒四十餘萬。眾長平。趙王悔不聽趙豹計。太史公亦

以為平原君貪馮亭邪說故至此。壯學子曰：趙王可謂巧於謝過者矣。阮趙卒者，趙括也。信秦間，遠眾論，使括代廉頗者，王也是安往不見阮。何必上黨？王不此之悔，而悔上黨之受，徒以將括出於王之獨斷，而上黨有平原君為之分過也。奈何論者因以上黨為平原君罪，韓不能有上黨，上黨不能為韓守，憤秦之暴而入之趙，斷韓趙為一以當秦，為韓亦為趙也。安得謂馮亭邪說而疑韓嫁禍哉？雖嫁禍趙，安所避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余以利之與禍小言之相倚也。大言之相絕也。是以智者擇焉。是故存亡之機決，而趨舍之計審。惜夫趙王平原之智不足以及此。城市邑十七何足道也。秦非有愛於趙也。量秦之心，豈徒坐而受上黨之地而已。秦之攻趙有二道：若道河內，指邯鄲，邯鄲未易拔，則恐魏之掇其後也。將北窺晉陽，上黨蔽之。上黨入秦，而後榆次三十七城拔，而晉陽舉。趙之亡自此矣。趙誠逆知其禍之至此，何暇言利？利又孰大於此？然則雖上黨願入之秦，猶將急起爭之。況其自歸也哉？趙豹之所謂禍者，以秦且爭之也。發兵據之，擇將守之。秦若上黨何？守上黨，扞晉陽，秦若趙何？當是時，趙未為無人也。且夫秦師未至上黨，民未走，趙既已失之矣。廉頗軍長平，猶足以支秦，挑戰不肯，久亦倦而解耳。天奪之鑒，妖夢是踐，置將不善，壹敗塗地。惜哉！趙有萬全之利，王禍上黨，非上黨之為禍也。六國時

凡言秦不可與為難者。非秦間則辱之旨也。今人不幸隣於虎。避之萬不可得。則奮挺當關。與虎爭一旦之命耳。重足屏息。以胥虎之入。誠毋撓虎。以冀虎之見哀。是趙豹之智也。

漢高帝論

丁公為楚將。逐窘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而去之。及楚滅丁。公見高帝。斬以徇。曰。後世毋效丁公。壯學子曰。丁公死晚矣。然謂高帝乎。高帝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為項王臣。不忠。然則為項王臣忠者。宜其如李布。丁公已戮。而李布方購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然則高帝曷為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怨李布爾矣。然而丁公斬李布。終救者。李布數窘高帝。卒無害於高帝。自以為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所甚惡也。丁公能窘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為德而謁之。則高帝之所甚恥也。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而封之。其有詞於後世也哉。

書蘇文忠正統論後

歐陽子始為正統論。凡七篇。童子非之。蘇子是之。其所爭者。魏也。晉梁也。後唐晉漢周。三子者。無異論焉。歐陽子晚乃刪為三篇。其說曰。正統之序。自堯舜歷夏商周秦。

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則黜魏而并絕五代蘇子所謂序其可得
以存教者歐陽子終弗與也蘇子曰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誠有天下也與之可
也魏五代實則未能有天下也歐陽子之絕東晉甚矣歐陽子欲其統之絕而可續
也東晉不絕隋不續繼東晉者宋齊梁陳也與東晉而不與宋齊梁陳則無終與宋
齊梁陳而黜後魏則隋無始夫魏不能有漢東晉不能有晉漢晉無終可也宋齊梁
陳實有東晉東晉無終不可也以晉續漢晉不獨有魏以隋續晉隋不獨有後魏晉
隋則不惡其無始也與東晉以及宋齊梁陳而黜後魏隋則惡其無始也蘇子序其
可得者六至於晉隋之間蘇子亦不能有所與也然且固與魏何也漢之魏猶唐之
五代蘇子與五代宜無詞以絕魏然且固與五代何也蘇子以五代為宋始也夫宋
之續唐猶隋之續晉晉之續漢宋不惡無始也歐陽子之修五代史也為宋故尊周
以及梁唐晉漢猶晉之陳壽不容不帝魏也然三國并志壽蓋不以正統與魏而歐
陽子於史則尊之至論正統終絕之明宋不惡無始也且均之無始於宋則惡之隋
則不惡之於後魏則不與五代則與之宜歐陽子之不安而終贊其說也雖然歐陽
子之多所絕尊正統也而晉隋與焉歐陽子之與亦已輕矣曰是實有天下曰有天
下則已爾何必正統

自記曰七篇今載外集曰原正統論曰明正統論曰秦論曰魏論曰東晉論曰後魏論曰梁論三篇載居士集曰序論曰正統論上曰正統論下附或問一篇其序論首曰臣某言末曰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云云蓋嘗以進呈者歐陽子之定論也外集又有正統辨上下二篇不知作於何時七篇序正統與蘇子同三篇黜魏五代二篇則堯舜三代後獨取漢唐而已大抵歐陽子之於正統屢變其說而所取愈從益尊而名之曰正統固不得輕與也必也去其正統之名紛紛異同之論皆息矣

再書正統論後

晉之東未有絕之正統者絕之自歐陽子歐陽子宋人也使其生南宋歐陽子不絕東晉矣豈惟歐陽子不絕東晉蘇子亦不固與魏而退蜀漢蜀漢之上繼兩漢也自南宋也前此東晉時有習鑿齒之漢晉春秋矣人以鑿齒為東晉故也至歐陽子并東晉絕之矣蘇子又固與魏矣二子外司馬溫公又帝魏而寇蜀矣皆弗與也蓋至南宋而後與之決矣夫南宋之為宋其可哀矣南宋之人求之於古有東周矣幽王之弑也太子即位自西徂東猶是王畿千里之內天下宗周未之有改則非南宋之比也其下後漢後漢能誅莽而一天下又非南宋敢望也南宋不如東周後漢而猶

賢於蜀漢故亟與之。其下東晉東晉則其南宋之比也。又其下則後梁與北漢則南宋亦不屑比也。元人之以宋遼金列為三史也。非公論也。至明人病之欲黜遼金悉從晉書載記之例則甚矣。亦非公論也。從載記之例遼可也。金不可也。於宋可也。於南宋不可也。夫遼之為遼蓋非五胡之比矣。實助晉滅唐而臣晉矣。又滅晉而暫主中國矣。然宋能一天下而遼獨有燕雲。以此不如後魏。故曰遼可。而金暴起於宋之末。故曰於宋可也。南宋之不得不別於宋也。猶東晉之不得不別於晉也。論其地則比於東晉而優於蜀漢。較其德則蜀漢初不為魏屈。東晉初不為五胡屈。南宋魏之矣。而金之視後魏有過之無不及也。而或者欲比於夫子之抑吳楚過矣。吳楚自王其國耳。周之為周自若也。夫子作春秋不必為吳楚若吳楚雖微夫子抑之後之為史必無有以吳楚擬周者也。吾故曰非公論也。或曰蜀漢列於正統者以有武侯侯漢壽亭侯也。南宋列於正統者以有岳忠武王紫陽諸賢也。賢者之益於人國若是哉。書錄文定隋論後

甚矣蘇氏之好為高論而不顧也。天下大器也。古之聖人誠不役天下之利以真生民以固社稷。子孫萬世之計。未嘗不兢兢焉。故曰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自視眇焉。而其視天下若此。其不敢輕。惟恐天下之去我也。蘇子曰。守天下者必

有大度。非有大度之人。則惟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天下斯去之。夫不恐天下之去我。而謂之度。古之大度者。宜莫如桀。紂。蓋桀之言曰。日亡吾亦亡耳。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已。余以天下未始不可以術留也。顧術何如耳。始皇隋文。是欲留天下而無其術者也。其亡也。不以留之而去也。二世煬帝。乃任其自去而不留者也。蘇氏論秦之失。曰。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此誠始皇防之太過。余以秦之失多矣。三者。非秦之所以亡也。文帝雖無經國之遠謀。亡隋非文帝也。謀臣舊將。誅滅略盡。本於猜防。猶之始皇欲留天下而不得其術。計出無聊耳。亦非隋之所以亡也。夫始皇則猶見秦之取天下。如此之難也。隋文則猶念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二世之庸闇。煬帝之淫縱。其不恤天下。乃皆與始皇文帝異。而煬帝曰。貴賤若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亡國之言。與桀紂若合符節。由是言之。秦隋之亡。惟其君能置天下度外。故能以其身宴然自恣於天下之上。常以適己而不顧天下之去我。其禍皆起於人重而物輕。蘇氏之論。是以水濟水者也。

與胡雪帆書

先生倦於訓課。謝遣生徒。此著書之時也。乃者每見過授。以儲英堂稿。委之決擇。意懇語重。僕何敢當。僕於古文。望古人而未見者。雖然。其講之亦有年矣。大抵唐以前。

之文因乎世。世之降。至於不古。唐以後之文。視乎學。學之廢。殆於不文。今之學者。弊
弊焉從事時文。志於售而已。至於酬應之作。苟以徇人。勸說雷同。習見不怪。愚以古
文者。古之所謂立言者也。有不溺於今之志。不囿於今之識。然後能心古之心。言古
之言。是故其義可明也。其法可求也。文猶舟車也。舟車可以載金玉。亦可以載糞土。
宋儒講道而薄文。是欲以負戴行遠也。今足下文規模態度。浸浸乎進於古。舟既具
矣。車既攻矣。擇其所載者而已矣。足下老而好學。如逆欲就必傳之業。僕無似。猶願
獻其所聞。其大者謹就各篇籤商。餘不一一。足下鑒其忠告。而略其善道。幸甚。

試用從九品吳君墓誌銘

余至吉水之明年。有以故試用從九品吳君之殯告者。君諱長春。大興人。嘉慶十有
七年冬。以縣民盧炳京控事。會勘來此。十月己酉。會食縣署之西廳。遇疾不能語。索
筆以進。已不知人。遂以其日卒。君子身來江西。無知君家世者。僕張貴從君需次會
城久。言君有母。就養廣西之左州。知州田文煦君妙夫也。又言君有兩弟在京師。不
能舉其名。其他皆不能知。於是前令無錫華翊。殯君於城東之龍華寺。為告於大府。
咨君之籍。以達君家。而使以喪歸。又使貴訃於左州。皆不報。又二年。吳興章耀曾來
權縣事。悼君喪之淹也。於是田君亦去左州。乃為書以告知州高作霖。使訪田君。以

達君家訖不得報嗚呼。君以奉檄客死三千里外。旅殯十有一年。兩弟耶。母耶。姊耶。今皆安在也。君之喪具不可以待。余既重哀君而忝茲邑。謹得為君主。遂以道光三年四月癸卯。葬君龍華寺之原。直浮屠之西若干步。余讀柳子厚襄陽水趙公墓誌。矜客死柳州。官為葬於城北之野。後十餘年。邠來章始壯。自襄州徙行。求其冢不得。至日哭於野。凡十有九日。卒感神卜以得之。嗚呼。君家既不可知。君僅有子若來章者耶。余又懼夫秦誦之不可再遇也。為之誌而哀以銘。銘曰。

仕為貧死胡才兮。羈十載魂長恒兮。人亦有言。隨葬達兮。抑返葬仁。君倘歸兮。龍華之原。草萋萋兮。我為之銘。冢不夷兮。

論學

胡世琦

稟賦雖愚竊亦有志定其規模於焉從事作論學

夫學必究其原也斯以殫吾力必窮其流也斯以徵吾識不明乎此而逐逐於一世之趨向一人之好惡雖終其身為之而有得吾未見其久也矧亦未必得乎蓋自三代以上古人之所為小節小義大節大義者不逐物以喪志亦不憑虛以研理學術之根原亦學運之純備也秦火一燬斯文失墜西京舉焉而偏東京全焉而雜十四博士之置各守師說互相主奴自鄭服大儒出破專門名家之習萃六經七緯之音論撰成書粲然大備延及有唐義益求詳詞益求富敢於疑經不敢於疑注承漢學之末流而其弊至此此所以適授宋儒以口舌之柄也宋儒輩出舉而空之略棄前註折衷已見於是向之南北授受者變而為伊洛淵源矣何之經師論說者變而為程朱語錄矣當其時惟東萊最稱淵雅而新安詆之為雜作史者入東萊於儒林而別立道學之目自儒林道學判而三代以來之學術從此分途矣夫朱子之於學非不淹貫百家也朱子之於論學非不格致並進也其務窮理以求其是者適以矯唐人株守之弊耳而其時弊愈甚何則自十四博士後師學之異同尚未顯立門戶也而道學異同之辨門戶角立亦可知漢以後之學最諸實所以束縛天下人之聰明耳

目一有所據依而不敢放言極論故其弊較遲宋以後之學淪於虛所以廢頓天下人之聰明耳目而任意高談無所顧忌故其弊更速也老子之言曰域中有四大曰天曰地曰道曰王荀子之言曰通天地人謂之儒夫儒而不通四大不可為學學而不通三才不可謂儒道學儒林強生分別漫無實是此適足以見學宋人之學者不通訓詁之實驗也今之學者又異是矣矯明季講學之餘風而務求實學不惟不為宋學也且欲越唐而六朝而魏而上之言易則荀虞馬言書則馬鄭馬言詩則毛鄭馬言春秋則賈服焉譬之入山者必陟乎崑崙探河者必源乎于閼而下此之威夷遷轉沿緣升降之故俱可得而覩已然而為所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則主於能創為所為於舉世皆為之後則期於善守彼世之號宏通馳名譽者或輯存前人所不存之書或講求今人所不求之學甚或竊漢人之古義而輕詆先儒挾許氏之一編而妄疑經義彼曰孔傳古文之偽此亦曰偽也彼曰集傳淫奔之非此亦曰非也彼曰王弼傳易專尚虛無此亦曰虛無則異端矣彼曰杜預注左時生穿鑿此亦曰穿鑿則曲義矣究其所學原未即訓詁以求義理之所歸而一唱百和隨聲是非其可哉其可哉然則如之何曰漢學之昌明猶中天之景運也其唐宋諸儒之學之迭相盛衰猶三代忠質文之循環而終始也忠質文同歸於弊而不可以議三代之始主唐

宋之學亦同歸於弊而不可以沒數大儒之苦心。惟祭川必先乎原。取法必宗乎上。為漢人之所學而防唐人之流弊。始於一勺。終於不測。庶不使講空虛無用者之終得以反其道而行之哉。

紫山倪氏族譜序

自昔譜牒之學肇於後漢。沿於六朝。而尤盛於唐。一時之辨族世系。莫為一書者。如舊唐書所載杜正倫傳城南諸杜之譜。李敬元傳山東趙李之譜。劉子元傳彭城董亭里諸劉之譜。其尤著者。然自六朝以來家譜與國史相表裏。而百家之譜悉上吏部。故其時新門舊望。膏粱寒賤。皆能檢稽得實。信而可徵。而唐初又合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為氏族志。並責天下譜牒。數其真偽。匪惟敦本。且以崇實也。宋元以後。此制浸失。而私家之譜。泛濫失實。所以眉山蘇氏有不知竊闕之語。以為不得其詳。甯求其慎。既詳且慎。成譜若是之不易也。紫山倪氏自漢御史大夫千乘唐尚書右丞恒州之後。暨纓不絕。而伊川始遷之祖。則為尚書康民公。攷其行實。足有補史傳未及者。伊川舊譜所載甚詳。而其譜即始於始遷之祖。為尤得體要。嘉慶癸酉夏。紫山輯譜復成。亦即倣伊川舊譜以始遷紫山之祖為始。又並載始遷之祖之前。直溯康民公者。明得譜之所自也。昔人譏蘇氏族譜不及其始遷之祖。蘇留眉

今知免矣。而其後系亦皆得之。故老摛輯之力盡而不誣。余既喜其詳。而又喜其詳且慎之為可久也。要之修譜者收族者也。古者立宗以收族。而其後宗法已廢。則今世之族祠族譜。猶少存遺意。嚴甯之俗尚龐厚。製譜者幾於家各一書。而尤當即其事以求其意。則茲譜之成。而鳩族親睦之道。其不即存於茲也夫。故不辭而為之序。

詩古微序

劉逢祿

嘗怪西京立十四博士。易則施孟梁邱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氏。禮則大小戴氏。春秋則公羊顏嚴氏。穀梁江氏。皆今文家學。而晚出之號古文者。十不與一。夫何家法區別之嚴若是。豈非今學之師承遠。勝古學之鑿空。非若左氏不傳春秋。逸書逸禮。絕無師說。費氏易無章句。毛詩晚出。自言出自子夏。而序多空言。傳罕大義。非親見古序。有師法之言與。若漢廣應所及白華孝子之深白崇邱說物之類皆望文為義其釋風之平王舒侯頌之成王成康雅之王命南仲及楚茨四十餘詩皆剽竄王之類又多不繫於人心非若魯韓侯說每詩經實以某人某事其言有所受之也夫西漢專門傳受之學。至東京而漸決藩籬。鄭康成氏總羣儒而通六藝。其學則於禮深。於易書詩春秋淺。故注禮用今文。采韓詁及解易詩書春秋。乃皆舍今學而從古文。聊以創異門戶。存一家之說。其後鄭學大行。於是齊詩漢代即亡。魯詩亡於西晉。與易書之今文諸家。同墜於地。韓詩公羊雖存。自唐代已號絕學。而韓詩復亡於北宋。甯非東京諸儒階之厲哉。而世之說者。顧曰三家詩多述本事。猶之不修之春秋也。毛詩則財以聖人之義法。猶之君子修之云爾。果爾。則請以春秋義法數之。詩何以風先乎雅。著詩春秋之相終始也。風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息而采風之使缺。詩於是終。春秋於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莫不本於文王。首

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春秋之始元終麟也。變風始於邶鄘衛。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於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內諸夏而外異楚也。魯頌先乎商頌。春秋之寓王也。頌以商為殿者。謂救周之文。體宜從殷之質也。託夏於魯。明繼周以夏。繼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終未濟之義也。王者因革損益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託王者於斯。一質一文。當殷之尚忠。敬文迭施。當夏之教也。是春秋之通義也。孔子序書。特韞神情。紀三代。正稽古。列正變。明得失。等百王。知來者。莫不本於春秋。即莫不具於詩。故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刪述之微言。大義毛序毛傳曾有一於此乎。則所謂子夏傳之者不足據矣。詩之為用。在於禮樂。而二雅小序。莫能詳其祭祀燕饗之所用。閒草蟲於采蘋。興儀禮樂章不合。則所謂太師次第者。不足據矣。分邶鄘衛為三。與左氏不合。以邶詩為衛武刺厲。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為成其王業之王。與國語不合。以宣王南仲伐獫狁為文王詩。與大雅及周秦傳記皆不合。則所謂國史序之者。又不足信矣。以齊魯韓遺說質之。則數者往往符合。今文之師受遠勝古文之鑿空如此。鄭許皆古學。而箋詩輒用韓義以輔毛說文引詩。亦三家多於毛。古學之不能廢今文又如此。 皇清漢學昌明。通儒輩出。於是武進張氏始治虞

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學萌芽漸復惟書則江段孫王皆雜采馬鄭王孔無所決擇王氏反主鄭說以破古義尤為僂僂詩則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戴震皆致疑於毛學而尚不知據三家古義以正其源流邵陽魏君默深治經好求微言大義由董子書以信公羊春秋由春秋以信西漢今文家法既為董子春秋述例以闡董胡之遺緒又於書則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以難馬鄭於詩則表章魯韓墜緒以匡傳箋既與予說重規疊矩其所排難解糾鉤沈起廢則又皆足干城大道張皇幽眇申先師敗績失據之謗歲後漢好異矯誣之疾使遺文湮而復出絕學幽而復明其志大其思深其用力勤矣予向治春秋今文之樂有志發揮成一家言作輟因循久未卒業深懼大業之陵遲貧病之隕越幸遇同志勇任斯道助我起予昔之君子其亦有樂於斯乎如曰不然以俟來哲

烏程趙氏家廟碑記

余少讀特牲少牢饋食禮而歎古大夫士尊祖敬宗收族之誼歷數十世保艾其後至周且悉東漢以降世祿久廢宗法以亡求其追遠繼孝如唐柳氏宋范氏司馬氏者代不數家郡不數姓大率世祿以奢汰踰禮不再傳而覆其宗祧下士一登仕版或汲汲為身家溫飽謀是以官至八座而無家廟身為士大夫不知宗法春秋祭

國朝文匯

卷六十九

三

國朝文匯

薦同於庶人。古之不偪大率由此。烏程趙氏自雨樓謙仲昆弟先後以進士起家至郎中。雨樓獨承考志。省廩祿入得四千二百餘緡。建先廟於其鄉。奉其五世祖某為由徽遷湖之始祖。自高祖而下五世遞遷。藏主夾室。又仿古圭田制置田五十畝。以供祭祀。堂塾有廡。齋廚有所。牲宰有法。俎豆有數。拜獻有節。饗食有序。準今酌古。不侈不陋。如觀特牲。少牢饋食禮。登降奠饌。愾乎愾然。周情孔思。勃聿冲晦。作忠教孝。敦薄視恍。義富志淵。古恒今特。百爾君子。尚其式諸。

禮堂授經圖記

余友汪子孟慈既撰次其先人述學之書而復屬屠琴塢氏系之以授經圖。且哀而言曰。吾孫年六歲先人寫定皇象本急就篇管子弟子職教授於禮堂。明年更授以鄭康成易注禮注衛包未改本尚書顧炎武詩本音嘗謂友人商瞿生子一經可遺惜旦暮人地不及見其成立耳。今奉違庭誥已十有八年尚未獲傳先人之學恐遂弗克負荷子幸有以教之余自弱冠時讀先生之書歎其能令鄭許揚班韓柳為一人。江左文學於斯為盛既見其著書釋其為人蓋古之狂狷人也。不為世所好又塞其遇益自奮發踔厲於經史百家之書鈎稽考核悉衷一是晚而得子慮為俗學所囿乃自次其所藏書數萬卷畀之余與孟慈相聞蓋十年矣。丁卯之歲幸為同年生。

去歲余來揚州。始過其里居。門巷秋隘。庭宇備然。孟慈病新愈。不克縱言。而其意思清妙淵遠。匆匆如不及。益歎容甫先生之蘊其文學。徒為世所詬病。不昌於身。必昌於子。無足憾也。余抱鮮民之痛。已忽忽十年。所學日就荒落。無以自振。將忝其先人於孟慈之輯先生書。而圖其授受之意。益哀感悚惕而不能自己也。

書馬貞女

貞女馬氏。名玉妹。無錫人。幼字同里丁高生。未嫁而高生殤。母欲匿之。貞女微聞。泣請於母。願歸丁氏。母泣許之。即易祿衣。慨然登車去。舅姑亦服其服。迎於堂。貞女北面拜。舅姑東西面答拜。請曰。丁某夫婦。敢拜貞女之亡。吾子也。請南鄉。遂拜。哭盡哀。子姓兄弟及侍御者。皆伏地哭。不能起。既哭。貞女易斬衰。適夫庭几前。伏地哭盡哀。姑命拚除高生所居樓。為貞女寢室。貞女未嘗下。旬餘得咯血病。不肯治。遂卒。時嘉慶十一年月日也。其姑為余妻之父之妹。余聞而記之。

論曰。春秋賢伯姬。以章婦道。柏舟美其義。以應萬章。貞女之行。其重於聖人也。豈不著哉。自歸熙甫氏。猶不能達知經義。以為女在家宜從父母。不知變事合經。固深於從父母命者哉。記曰。女未嫁而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康成以為夫死宜服斬衰。外王父莊方耕。先生正之。以為斬衰非弔服。引孔冲遠貌以表情。

服以表貌之說。以經不曰壻死而曰夫死。成之為夫也。成之為夫。則斬而不除者正也。齊而除者非正也。其言可以為世法矣。貞女之先以祿衣見舅姑也。亡於禮者之禮。變而得其正者耶。貞女雖促死。然使事父母舅姑以終其天年。亦何所加損哉。

侯方域論

汪元爵

士有與世遇不遇。而士之自謂與世之所以謂士者。未嘗不幸其遇。惜其不遇。即後世尚論者。當亦無不然。而吾獨以為遇未必非士之惜。不遇未始非士之幸。觀於明季之侯方域。而益自堅其說。為不誣也。夫君子之所以大有為於天下者。必其窮能獨善。而後可以遠隱。居求志。而後可以行。易曰。履霜。堅冰至。謹其幾之始也。又曰。括囊无咎。无譽。成其節之終也。當明崇禎宏光間。中原喪亂。南都士大夫。猶日事結納狎燕游。恬不為怪。而迄於亡。方域好大言。頗以經濟自翹。天下亦翕然稱之。而幸其一遇。然迹方域所為。如晉之王謝一流。則中國隱然恃一江左偏安。而初無宏毅之量。大有為於天下也。方馬阮枋用。與黨人戮。必置方域於族而後快。入國朝。河南某撫軍。又欲治其豪橫。僅而得免。方域誠有取死之道焉。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大鉞實小人。其先未必不畏清議。而有悔心。方域絕其交可也。奈何激而速其禍哉。夫人有幾幾乎身之不克自保。而能存人家國者。三尺之童。未之或信矣。方域於明崇禎己卯。連本朝順治辛卯。數舉鄉試。卒為忌者所斥。鬱鬱死。年僅三十有七。而天下後世之謂方域者。咸太息咨嗟於其不遇。嗚呼。方域終不遇矣。一時遇者。如錢宗伯謙益。吳祭酒偉業之徒。皆今日論之。其於方域果孰得乎。其贈彭子序。反

覆於士之遇不遇。而重以彭之不早達為幸。則方域之於生死大義未嘗不明。且欲以不遇為自文也。方域之不遇。方域之幸也。客曰。子之言誠然。然則方域一浮夸子耳。曷足以為論。余瞿然作色曰。客何言之妄。而未知方域之甚也。方域蓋當世之直諒多聞。而取友者庶幾旦暮一見之者也。觀其與賈開宗書。以為古人所為相知者。非貴知其美。貴知其病。而其與它人論說。及為開宗立傳。則又傾倒之者無弗至。亦異乎心輸背笑。阿悅相容者焉。其為司徒致書南甯。而左軍不敢窺江南。與陳貞慧同捕。依鎮帥高傑而獲免。非平日有以獲信乎友。而雄帥如左與高者。隱懾其氣。而服其心。曾能若是歟。若夫屯田議於朝。勦撫議於幕府。雖其說未或行。行之且未必盡效。而先朝規制。及一時利弊。瞭如指掌。然則如方域者。謂為直諒多聞之士。庶幾無愧焉者。夫豈世俗之著白拾衣。以門第相矜耀。所可同日語哉。然則方域之不遇。方域之幸也。得如方域者而友之。斯又取友者之幸也。傳曰。其自為謀也疏。為人謀則忠。忠社稷之利也。是則吾不能不重為方域惜矣。

盛蘭雪南歸送行序

嘉慶己卯閏四月。盛文蘭雪將南歸。士大夫居京師賦詩祖行者。半天下。文年五十。工詩古文。及籀篆金石之學。旁涉六法。為流輩所推服。猶俯首作舉子業。屢試禮部。

輒被斥。撒棘之日，主者動色嗟歎，以為獨失此人。而丈固未嘗幾微見於色。嗚呼，難矣。月之七日，將由陸南下。車在門，行李在塗，送者在道。丈仰天而歎，若有不豫色。不知者謂遇之延遭也。若之馴至也。言之彌傷懷之愈鬱鬱也。丈曰：「否否，劉君蒼林病三年，屢躋無歸志。余不歸，日往視若。今余歸矣，語至是，泣數行下。行李之在塗者，復反諸室也。車在門者，脫勝而遣其僕夫也。送者咸愕然，俛揖而謝之去。逡巡入室，視篋中資不足，以所衣付質庫，又不足。然後謀吾邑之與劉交善者，兼其糗糧，備其藥餌，倍其從人，買舟潞河，挾劉而行。時丈例得校官，或以部檄下，恐後期，丈笑而領之。丈行矣，余交劉君十年，蓄余猶弟，能不愧丈之高義哉！丈之行，余未有詩。丈顧謂余必有言，余非工於文者。丈之事實可傳，傳不傳在其人，不在言之工不工也。丈行矣，余言之，以見欣慕且自愧爾。」

西郊詩存序

錢塘族叔虛中先生輯西郊詩存，以授予。未卒業，作而歎曰：「虛中其傳矣哉！夫人固有為其事而善焉，而以為為必傳，雖且以為或未必傳，其有稍稍為之與夫為之而未盡乎善，則為之之始念固不及乎傳不傳也。有人焉，乃欲傳之，傳之而推欲其廣，垂欲其久，則以一人而傳數人，且數十人，則數人數十人之傳於廣且久者，而一人

之傳必矣。西郊詩凡若干家，首載吾六世祖芝田先生及布衣二王先生，世所稱隱君子而後之，抱才失志者流亦於是見焉。其音冲澹而幽逸，蒼涼而激越，類非庸耳俗目之所能好。虛中家於吾粵東西郊者殆百年，其先世習鹽英饒於財，顧好賓客，樂與文士遊，家以中落，虛中有雋才，困於諸生，而好學深思，常偃仰一室，俗士罕接其面，比來尤能振起絕業，於師若友之遺書必為探討收拾，而不任其散亡。嗚呼，虛中能傳人之傳，或人之未必傳，而恃有虛中以傳者，則虛中傳矣。西郊詩特其見端也。予賃吳一日，訪徐子秋士於南濠館，塾同塾陸子，以其先人懷荔園屬題，上有蕭風衣詩一首，蒼秀深穩，不似吳人士所能作，而未識其人。蕭固吾粵東之宿隱，於吳門三十年，以是言之。錢塘人之或未必能識吾虛中也。古有晦其名而顯其實者，且晦之久而後無不卒顯者，讀西郊詩而知己，嗚呼，噫嘻，虛中自此傳矣。

徐秋士詩序

人當死生聚散，升沈顯晦之際，必有以道故為樂者，非其時不知也。其於詩亦然。吾自童稚，習聞大父與府君兄弟論詩家庭，以為詩貴能變，變而卒軌於正，不失源流，乃其至者比長，與畢_時劉_應二陸_{元文}之徒，唱和里中，少年感氣興會，颺發輒盡數百言，若不必求合古人，而無不可與古人角勝也者。徐子出稍晚，才力能兼數子，而

議論與余輩合。其時鄉老輩如彭文甘亭畢文靜山。吾師楊叔溫先生與吾家二老起而相謂曰。要東詩自宋元明及今。其間不無盛衰而未之或盡。今其盡矣。余方侍側愕然。府君歎曰。天下事必無泛然苟然而為之。為之而且欲盡之者。非徒文辭也。今諸君詩格欲其雄。調欲其高。體裁欲其博大。而古人含蓄不盡之致。若猶有憾焉者。小子乎。他日與諸君之必憶吾言也。十年來劉子死。余與畢子二陸子或宦或客於燕越粵楚之間。徐子居都下四年。歸獨早。前年余奉府君諱南還。纔遶世父喪。彭與楊後先奄化。歸然者一靜山翁而已。顏廢謝客。風流雲散。無復曩時。余與數子者并少作而悔之。漫然不復收拾。嗚呼。今人之卒未有以勝乎古者。死生聚散升沈顯晦為之耶。抑少年盛氣有不足恃以久其議論而永其興會耶。一日徐子過余論詩。且以近著相質。格調體裁。一不失古人尺寸。而能以含蓄出之。乃知其非復鄉之泛然苟然為者矣。徐子之才不可及。而余尤善其能變窮流汴源。其至未可量。然則要東詩之幾幾乎盡而未盡者。徐子之力歟。子輿氏言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詩主性情。苟求古作者之故而坐致焉。是又在徐子之自命為何如。而吾亟樂與畢與二陸相見一道之者也。

畿輔水利議叙略

林則徐

竊惟國家建都在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數石之費循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國遠猷務為萬年至計竊願更有進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賢親王總理畿輔水利營田不數年墾成六千餘頃厥後功雖未竟而當時效有明徵至今論者慨想遺蹤稱道勿絕蓋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貞明邱濬袁黃汪應蛟左光斗董應舉輩厯厯議行皆有成績國朝諸臣章疏文牒指陳直隸墾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陸隴其朱軾徐超湯世昌胡寶琮梁潮生藍鼎元皆詳乎其言之竊見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為米二石五斗矣蘇松等屬正耗漕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果使原墾之六千餘頃修而不廢其數即足以當之又嘗統計南漕四百萬石之米如有二萬頃田即數所運倘恐歲功不齊再得一倍之田亦必無虞短絀而直隸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聞頗有餘或居窪下而淪為沮洳或納海河而延為葦蕩若行溝洫之法皆可成為上腴謹考宋臣鄭戩鄭喬之議謂治水先治田自是確論直隸地畝若俟眾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前於道光三年舉而復輟職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間成法先於官蕩試行興工之初自須酌給工本若墾有工效

則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頃。即得米二十餘萬石。或先酌改南漕十萬石。折徵銀兩解京。而疲幫九運之船。便可停造十隻。此後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數其一半之數。折徵南漕。以為歸還原墾工本。及墾墾佃力之費。行之十年。而蘇松常鎮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給於鐵輔。如能多多益善。則南漕折徵。歲可數百萬兩。而糧船既不須起運。凡漕務中例給銀米所省。當亦稱是。且河工經費。因此更可大為撙節。上以裕國。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漸而減。不慮驟散水手之難。而漕弊不禁自除。絕無調劑旗丁之苦。朝廷萬年至計。似在於此。謹會萃諸書。擇其簡明切要。可備設施者。條列事宜。析為十二門。首臚水田利益。國計民生。明當務之急也。次辨土宜。次考成績。因利而利。示已成之事。著必效之券也。次專責成。次優勸獎。齊心力。勵勤能也。次輕科則以絕顧慮。次禁擾累以杜流弊。次破浮議阻撓。以防中梗。由是令行禁止。而經畫可施。次以田制溝洫。而營種之事備焉。經畫既施。美利務在均平。故攤撥次之。美利既昭。見小終貽遠害。故禁占礙又次之。首善倡行有效。以次推行各省。普享樂利。而營田之能事畢矣。凡所鈔輯。博稽約取。匪資考古。專尚宜今。冀於裕國便民至計。或稍有裨補云。

謹案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辨十二壤而知其種。樹藝之事繁矣。而王畿之

內惟稻人設專官其用水作田之法亦較諸職特詳蓋五穀所殖稻之入最豐又性宜水為之溝防蓄洩之制天時不齊可仗人力補救非如他種之一聽命於天故農為天下本務稻又為農之本務而畿內藝稻又為天下之本務我朝勅農重穀列聖相承弗墮耕織悉被宸章海濱雨暘動關聖慮稼穡惟寶艱難周知固已立萬世不拔之基矣而畿輔農田水利歷經奉旨興修藝稻迄猶未廣今畿輔行糧地六十四萬餘頃稻田不及百分之二非地不宜稻也亦非民不願種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也乃觀潞水客談所述及本朝諸臣奏疏先後指陳稻田利益深切者明若此是其上裨國計者不獨為倉儲之富而兼通於屯政河防下益民生者不獨在收穫之豐而并及於化邪弭盜洵經國之遠圖尤救時之切務也今誠逐條研核確信夫營田藝稻實為根本至計故可必致而事在必行則萬年美利既不難操券以觀成倣載經營乃可與更端而圖始土宜之辨已事之徵可遞詳矣又案稻水穀也禹謨六府始水而終穀故天下有水之地無不宜稻之田近在內地者無論已通化在沙漠之境而有泉可引宜禾錫以嘉名臺灣懸閩海之中而有潮可通產米甲於諸郡此皆從古天荒開自本朝而一經耕治遂成樂土況神京雄據上游負崇山而襟滄海來源之盛勢若建瓴歸壑之流形如聚扇而又有淀澤

以大其儲蓄。有潮汐以資其潤澤。水派之播流於全省。若氣血之周貫於一身。異衍之資。天造地設。是有一水。即當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即當享一水之利者也。然非深明乎因地制宜之用。化瘠為沃之方。恐徂於成見。必將以水土異性為疑。今且不敢遠徵。斷自元明建都以來。數陳諸策。固已言之鑿鑿。試之有效而我朝怡賢親王周歷經度。疊次疏陳。參之諸臣奏議。三輔志乘。凡土之宜稻地之可田。悉經逐段指出。則酌量實據。天地自然之利。尤為萬無可疑。今即水道之通塞分合。不無小殊。而土性依然。地利自在。可知稻田之不廣。良由人事之未修。而所以物土宜興水利者。可以考求遺迹。實力舉行矣。

又案天下事創則難興。慮始則易與。圖功故治地莫善於因。明臣左光斗水利三因策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明課穡於此。似創而實因也。時題其言。水利大興。鄒元標嘗言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是。此三因之明效也。臣竊謂今日用因之法。莫如因古人之遺迹而修復之。因現在之成效而推廣之。非特施功易奏。效速也。西北水田久置不講。一旦興舉。事同創始。利益雖宏。土宜難得。而未經試可。人將不信。宋何承矩規畫塘泺。人多議其非便。發言盈廷。承矩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之。眾始信服。不二年。鰲穗送關。功效大著。至今畿南杭稻猶其遺

澤。承矩蓋善於用因者矣。今歷稽開墾成績著之於篇。某州邑某泉某水。按圖可索信而有徵。主議者既決然於說之必可行。任事者亦曉然於功之有可據。或就廢堰古渠之迹。尋訪遺規。或即羹魚飯稻之鄉。講求成法。而一切營墾事宜。可舉而措之矣。又案周人重農。故農官莫詳於周禮。漢魏而降。如搜粟都尉。宜禾都尉。典農中郎將。司田參軍。皆於守令而外。特設專官。竊以養民裕國。本是守令之事。若設官專領於民情之苦樂。地方之利病。未必周知。而既無司牧之權。則令未必行。禁未必止。公事恐多牽掣。若仍須會同地方官。又易啟推諉歧視之漸。且多一衙門。多一冗費。即鄉村董勸之人。如農師田長等名目。亦不必設。恐奉行日久。實去名存。徒滋閭閻浮費也。守令為親民之官。情形熟。呼應靈。擇其勤恤民隱。實心任事者。屬之經理。以成田之多寡。得稻之盈絀。課其殿最。不煩更張。而事可集。故當創行之始。相度水泉經畫地畝。以及招募農民。試種倡導章程。宜專簡大員。核定辦理。俟事有端緒。效可廣推。則專責之地方官為便。

又案魏書高允曰。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三萬七千畝。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三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吾哉斯言。其著勸農之利。可謂約而達矣。然此就已成之田言之。若治旱田為水

田易雜糧為稻米。畝益至一石以外。則勸課之功。其效愈顯。伏讀 大清會典。載國朝墾荒。自助牛種。寬徵賦而外。有懸爵賞以勵招徠之條。區畫周詳。務使野無曠土。惟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課之勤。故獎之至也。今營成之後。地方官既各視多寡。以為考成。民間自營者。驗明成熟。有缺按頃畝。分別等差。給予優獎。佐之以議敘之典。贖罪之條。如此。則勸率自至。鼓舞自生。數年後。倍入之獲。目驗而身習。美利所在。民自趨之。不待勸而無不勸矣。

又紫水田之興。西北大利也。然或計其歲入之饒。而議及歲供之數。則民情懼懼。重賦必將瞻顧不前。昔徐貞明領墾田使。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事初舉而煩言頓起。遂以中止。此其明徵也。宋臣晁公武有言。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是因墾議賦。適因賦病墾。卒至田不加闢。賦無可增。於國於民。耐無裨益。我朝賦役之制。東南賦重而役輕。西北賦輕而役重。用一緩二。實為立法之精心。今役既無可議減。賦又何可議增。請自今新開水田。若本係行糧地畝。照原額徵收。永不加增。或係無糧荒地。亦須酌寬年限。緩其升科。輕其賦。則明定章程。徧行曉諭。俾共知 聖天子深仁大度。但求民間有倍入之收。不計國賦有絲毫之益。庶良懦絕顧瞻之慮。豪猾息梗阻之謀。而樂事勸功。共戴 皇仁矣。

又案為國不患無任事之人。而患有債事之人。任事者方興利以救弊。債事者即因利而滋弊。故曰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去。誠慎之也。今興治水田。為西北百姓建無窮之利。民間自營之產。人自耕之。人自享之。賦稅不增。租典由便。有利無害者也。特恐創行之始。或急於見功。奉行不善。或假手胥吏。生事滋擾。甚或違理妄行。藉以阻撓政事。如雍正六年。上諭處革之梁文中其人者。將養民之政。反為擾民之事。此端一開。浮議乘隙而生。必至懲羹吹竈。因噎廢食。是在承辦各官。毋急近功。毋執偏見。虛心諮訪。善言勸導。毋令書役得以藉手。庶杜漸防微之慮。周而善作善成之效可期也。

又案天下事當積重難返之後。萬不得已而思變通。幸而就理。萬世之利也。然北米充倉。南漕改折。國家歲省經費萬萬。民間歲省浮費萬萬。此皆自蠹穴中剔出。陋規中芟除者。則舉行之日。浮議阻撓。必且百出。如前明宏治間。濬大通河。漕船已達大通橋。節省金錢無算。而張鶴齡等因失車利。造黑書之說以阻壞之。夫成功尚可壞。況未成乎。徐貞明初上水利議。格不行。遲之十年。重以蘇瓚徐待王敬民申時行諸人之力。僅得一試。無何蜚語潛入王之棟。一疏敗之。而有餘舉事者何其難。撓事者又何其易也。今聖謨樞贊。一德一心。詢謀既定。無慮異議之滋。而小人之浮言。

梗阻勢亦在所不免是在卓然不惑處之有道而已

又案溝洫之利甚溥。非獨水田宜設。前人論之詳矣。而經畫水田。要在盡力溝洫。陂塘之儲蓄。所以供溝洫之挹注也。閘堰涵洞之啟閉。所以均溝洫之節宣也。溝洫修而田制備。田制備而地中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脉。水旁之地。無一畝不化為膏腴。大禹之粒烝民。舉其要不外濬川距海。濬畝滄距川。然則營田之政。亦盡力溝洫而已。直隸八郡地勢。西北高。東南下。而一郡之中。又各有高下之異。今擇其近水之處。隨宜經畫。負山高仰之地。可導泉引溉。則為陂塘。以備暘暘。濱河平廣之地。可疏渠引溉。則為閘堰。以齊旱潦。瀕海近淀之地。可築圍引溉。則為圩隄。以防漫溢。如是則水之為田患者寡。水之不為田用者。蓋亦寡已。經畫既定。播種可施。乃更揆度地形。作水器以省灌溉之力。辨別土性。擇稻種以適氣候之宜。使向之聽豐歉於天時者。一視勤惰於人事。人事修舉。而天時不害。地寶咸登矣。

又案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為畝。畝折四步為溝洫。損四步以益二百三十六步。人共知其利矣。若池塘渠道之用。需地愈多。為利愈廣。或利周一邑。或利閭數郡。而遇有佔用民地之處。輒生異議者。虧一家私己之產。充一方公用之利。固非恒情所樂從也。我 憲皇帝洞鑒此情。爰有加倍賞價之 諭。嗣經怡賢親王奏請。均攤撥抵。

部議准行。立法最為盡善。至乾隆間。旗地仍歸撥補。而民地則改行給價。竊惟民間田地時值不齊。少給則輿情不洽。多給則經費不貲。並恐民心難饜。轉啟煩言。觀徐貞明渾沌之役。以償價不敷。致滋口實。功敗垂成。知給價之正多格礙也。且開築既資公利。則地畝自應公派。所有挖壓田地。仍宜於灌溉所及之地。計畝均勻撥還。庶國帑不糜。而民情大順矣。

又案天以五行生萬物。而先水。水之有利。水之性也。至用水者。與水爭地。而水違其性。水利失。水患滋矣。明臣潘鳳梧曰。若計開田。先計儲水。荒政要鑒曰。澤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澤不止。二者相為體用。為上流之壑。為下流之源。全繫乎澤澤廢。是無川也。畿輔之地。百川輻輳。淀滌以為之容蓄。而後滂不虞汎濫。旱不至焦枯。皆規圖小利者。於附近淤地。日漸占墾。以至阻礙水道。旱澇皆病。於通省水利大局。關係非小。夫治地之法。將有所取。必有所棄。彼第知澤內之地。可為田。而不知澤外之田。將胥而為水。其弊視即鹿無虞。鑿空尋訪者。殆有甚焉。今履勘所至。凡有此等地畝。務須查明界址。分別剷除。永禁侵墾。所謂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此正經營之始。所當早為禁絕。以杜流弊者也。

又案西北諸省。古稱沃饒之地甚多。河渠溝洫。漢唐以來。代有興舉。成效著於史策。

自水利積久失修膏腴之壤皆為陸田遂若大河以北土性本不宜稻驟舉稻田之利語之人必不信然粵西民俗則又止知水田種稻不知旱地可種雜糧先臣李紱因地有餘利請多覓農師教導兼植北方梁粟易地以觀可知南北種植之殊端由民習不關土性也今請俟畿輔倡行之後確有明效且共觀稻田之入倍於旱田自必聞風興起乃以營種之法頒之山陝豫東諸省令各隨宜相度以漸興舉由是推行愈廣樂利愈宏財用阜成家給人足風俗純厚經正民興東南可藉蘇積困而西北且普慶屢豐此億萬世無疆之福也

江蘇陰雨連綿田稻歉收情形片

再江蘇連年歲歉民情踴躍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暘調順滿擬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歉乃自七月間江湖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水成災其時蘇松等屬棉稻青蔥猶冀以江南之贏補江北之絀蓋本省漕賦在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收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偏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為中稔迨九月以後仍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嚴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熟鄉農傳說暗荒臣初猶未信當於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其一穗所結多屬空稈半熟之禾變

成焦黑實為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曬上穀。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更有迅雷閃電。晝夜數雷。自江甯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平屬虔誠祈禱。懷懼滋深。雖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熾微。不敵連旬甚雨。在田未刈之稻。難免被淹。即已刈者。欲曬無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以熏籠烘焙。勉強試粳。而米粒已酥。上粳即碎。是以業田之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 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完。何日兌足。開行登載結內。並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參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狀。即係才力不能勝任。立予撤參。不使憑機貽誤。各屬尚皆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餘。實深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紡織為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棉結鈴尚旺。如得暄晴天氣。猶可收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苞蘖脫計。收成僅祇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皆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即趕緊種麥。猶恐過時。況又雨雪紛飛。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裁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官以秋裁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因補報歉收。

擢至縣署一策。另摺奏明嚴拏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奏者。亦當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風。惟據續報歉收情形。勸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裁傷之例。酌請緩徵。正在繕摺具奏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於無歲不饑。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緩緩曠典。年復一年。視為相沿成例。並奉 上諭。該督撫等不肯為國任怨。不以國計為亟。是國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下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兢慄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 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裁。極知經費有常。而不得不為賑恤蠲緩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背靦顏。乃蒙 皇上不加嚴譴。訓飭周詳。但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況臣受 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 國計為亟。則無以仰對 君父。即為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即如上年臣到蘇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兌新漕之外。尚帶運十一年留漕二十萬石。合計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為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 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陳璘催提嚴緊。亦於奏銷前掃數全完。業經專摺奏蒙 聖鑒在案。竊維盡職之道。原以國計為最先。而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朝廷之度支積

貽無一不出於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以上善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之盛漲。係由黔蜀湖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并入長江。其破圩淹灌之處。原不止上元等六縣。臣所請撫恤。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 聖上天恩。准給口糧。裁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恤。臣即復行奏請。無庸動項。惟將所發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為大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帑金惟於裁分較重。捐項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係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祇得搏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以來。屢勸捐輸。即紳富之家。實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大裁。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裁分與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二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閭閻匱乏。勸諭愈難。然觀此待哺裁黎。要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督率司道等。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樂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聞共覩。如果不肖州縣。捏裁冒賑。地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為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捐資助賑。至再至三。且捏裁而轉自捐廉。似亦無此愚妄之州縣也。至請緩之舉。祇能緩其目前。仍須徵於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州縣之於錢漕。未有

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已而請緩。且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於此。今漕務瀕於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現在實情。為我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九十萬之米。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少價昂。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況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膏脂。民間終歲勤動。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完。留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即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井交契。嗣因震澤縣知縣張亨衡辦漕遲悞。奏參革審。而漕米仍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甚至發芽霉爛。討之老農云。現在縱能即晴。趕瞭糟朽之穀。每畝比之上年。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即已少米三百餘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

秋成之餘糧價日昂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其完納即追呼敲撲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間有缺米州縣尚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至夏時蘇松之繁富由於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尚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即鄰近各省亦連被偏戕布足絳綢銷售稀少權子母者即無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赴之工故此雖係勘不成裁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裁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為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使藉口耽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尚不過十分中之二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續稟臣覆其情形略輕者無不先行駁飭但天時如此日後情形如何臣實不敢豫料查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聞風雨之聲難安寢席並與督臣陶澍書函往復於捐賑辦漕等事思艱圖易反覆籌商楮墨之間不禁聲淚俱下僕從此即能晴霽歉象尚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奏聞仰求訓示遵辦大江南北為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實情難瞞眾人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舉發之人我聖主子惠黎元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緊嚴務嚴但民間困苦顛連尚非語言所能盡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覩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未

能深悉。僕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思出自上。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天心與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被。屢見綏豐。長使國計民生。悉臻饒裕。臣不勝延頸頌禱之至。

與龔定盦書

定盦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軟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罄積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與中綢繆大作。嘆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又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暫未允行。不敢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為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焉能已已。昨者附申非意。瀕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願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做本家姑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宣。

寄潘德輿書

德輿二兄先生。如面。旬餘未晤。想吉履恒綏。閩潭輯祐為頌。茲啟者。弟日前託廣益行。雇募壯勇三百名。業已送去雇甯。昨據做宗名孝桓兄言。及此項雇甯。先經尊處

給付。仍將原銀送還。弟思閣下捐資保衛城垣。誠屬善舉。竊聞所雇壯勇。為數甚多。原不在添此一處。但弟募來福勇。亦係分設數隊。均經託雇在先。若廣益行所雇之人。改由尊處給資。於心不安。理亦不順。且與別處轉不一律。無以對人。茲特將廣益退回原銀。送繳台府。祈為歸款。盛意已所深感。幸勿謙讓過情。曷勝感禱。專此代面。順候時祺。餘容晤謝不一。

國朝文滙乙集目錄

卷七十

郭

慶字祥倫號頻如江蘇吳江人貢生有靈芬館雜著

贈臧在東序

一

屠孟昭詩序

一

友漁齋詩集序

二

博園記

二

書魏忠節公暨子孝烈先生像後

三

亡友徐江庵墓誌銘

三

鄭弱士墓誌銘

四

彭甘亭哀詞

并序

五

潘挹奎

字石生甘肅武威人嘉慶己卯進士官吏部主事

李少保傳

六

孫韋西先生傳

七

尹氏三傳

八

顧千里

原名唐所，以字行，號洲，浙江蘇州人。諸生著有思適齋文集。

彭甘亭全集序

十

思適寓齋圖自記

十

與古樓記

十一

惠松崖先生四世畫像記

十一

汪家禧

字漢郊，浙江仁和人。諸生有東里生爐餘集。

儒與二氏出入論

十三

神廬圖記

十四

書程氏敏政宋遺民錄後

十四

朱春生

字鐵門，江蘇吳江人。諸生有鐵簫庵文集。

項羽殺義帝論

十六

陳芝房先生遺詩序

十八

徐植庵望雲樓詩集序

十八

鐵簫庵記

十九

孤山重修林和靖墓記

二十

程在山傳

二十一

顧東巖先生小傳

二十二

顧蔚雲先生墓誌銘

二十三

顧劔峯墓誌銘

二十四

王

渭號小招江蘇吳縣人諸生

書韓非子後

二十六

論武甯蕭眾仔證母獄

二十六

張

鑑字春治一字荀鶴號秋水浙江烏程人嘉慶辛酉拔貢武義教諭有秋水文集冬青館甲乙集

經餘書屋詩鈔序

二十八

書嚴禹航先生畫像及戒子書後

二十八

書處士董孔彰逸事

二十八

國朝文匯

卷七十

目錄

二

乙
國學扶輪社印

集

國朝文匯乙集卷七十

贈臧在東序

郭麐

古之為學一而已。學者各以資之所近。力之所能。深造而自得焉。不敢以所能傲人。而輕人之所能。今之為學也多歧。苟以悅一時之好。而不務有得於心。其所能者。既自以為不足據。而所不能而人能者。則相與詆毀之。惟恐不至。此古今之學所以不相及也。與武進臧君在東。今之為古學者也。研窮經義。精一之至。幾於亡矢衣冠。顛墜阮谷。顧獨嗜余文。以為有古人之風。遠引漢世鄭司農。蔡中郎之交誼。以為教勸。而以世俗詆諆之言為戒。臧君固學司農之學。而有得於心者。若文章之士。令世高才俊民。傲然自負。至比之中郎。鮮不頗變魏生。而況於余乎。然竊獨以為漢之士如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皆深明於經術。而發作於文章。下至東漢傳經之家。文或不傳。傳則必合乎古。不然則俳然。則臧君所宜輕者。在此不在彼。而顧猶為是言。則其為古之學。而有得於心無疑也。抑又聞吾師姚姬傳先生之言曰。學問之道有三。義理文章考證是也。文章考證。皆必本於義理。之二者。或各有所主。要以相濟。而不可以相傷。如主甲之家。而詬乙之客。豈知甲與乙本兄弟也哉。臧君主於甲。而并其堂者也。余則望乙之門牆。而未得入焉者也。即欲引而進之。臭味而求之。而又豈知其

主人固未嘗知有是客耶。余既媿臧君之言。又疾今世之能將力求所以副臧君之所望於余者。而務得於心。以不倍於吾師之說。則度乎其可也。臧君之師為盧召弓先生。與吾師交相善。兩先生者。所學不同。而其為古之學一也。

屠孟昭詩序

曩余遊越州。見其山平遠而逶迤。其水澄泓而滄演。輕舟孤住二三十里。欣然忘返。然獨怪所謂南鎮者。於諸山雁行耳。而其名首載於職方。與具區三江五湖等。豈大禹之遺跡。因神聖而重歟。抑或以其磅礴數龐。回環曼延。雖大小齊諸山。而氣勢獨傑然。有以自異與。若然。則神聖之區。山川奇偉之所鍾。亦宜有人焉。羣萃州處。而特立獨行者。惜未之遇也。去年春始得交於屠君孟昭。孟昭故越人。而居於杭。觀其狀貌言論。已於人人中異之。既而交且深。盡讀其所為詩。而後確然知其為特立獨行之士無疑也。孟昭之詩。氣伉以爽。旨直以廉。不名一家之學。而發揚蹈厲。有歷落崎嶇之色。幽并壯士河朔少年之風。此其所以異於人人者也。不知其無所為而為是詩歟。抑有得於中。有感於外。有不能已於言。而後出於是歟。夫山非求異於部嶮也。山之長諸山也。非求異於諸山也。而顧不能無異之。至於不能無異之。必非求其所以傑然者。而後見其為磅礴數龐回環曼延者焉。人有以異於是乎。詩文有以異於

是乎。孟昭年少氣盛。舉凡人世駭驚爭逐。惟恐不勝人之心。一以資之為詩。而文數行孝弟。能急人之急。視友朋如性命。此其所以傑然者。本固立矣。充而養之。漸而俟之。不渝不急。追古人於百世之上。欲不自異。得乎。越州前輩文章學術。與武林諸君子。時有異同。然其能自見者。必特立獨行者也。孟昭雖居於杭。勝然有故土之思。他日尋問山水。訪求文獻。其以吾言徵之。且以驗子之所自得者。斯可矣。

友漁齋詩集序

吾友黃君退庵。學詩且三十年。年五十四。始錄存其所作為十卷。而以諗於余曰。凱鈞生長農家。無師友之益。早失所怙。孤子當室。訟之東西。無不問也。鹽豉蒜果。無不親也。少知向學。尤好為詩。取古人詩。日夜誦之。惓然莫知所從入。然益好不輟。以迄於今。古之為詩者。必取漢魏六朝唐宋之作。服習而知其意。必以六經三史諸子百氏之書貫穿而擷其英。必有江山之遊歷。交遊之酬酢。以廓其心志。而暢其所言。凱鈞皆無是也。稱心為言。而不能矜奇炫博。以驚爆一世。田歌漁唱。自為贈答。而為學士大夫之所掩耳。吾子其謂之何。余曰。此乃所以為退庵之詩也。夫詩猶言也。已所不習而強言之。與所不足而讐言之。愚者惑而知者哂。且其言之也。恒嘯嘯而不快。怛怛而不安。先不信於已。而欲信於後。得乎。抑君之所稱古之為詩者。其道固然。然

喻之於人。必百行之皆備。功業之克建。而後為天下士。然而獨行一行。高士逸民之流。其蹤跡離奇。傲詭放誕。教慢不近人情。宜君子所不道。而論世者。低回其人。作史者。紀述其事。與夫鉅人全德。並炳煥於後世。此亦何哉。亦曰其志之所存而已。志之所存。較然不可以自欺。即或淹沒蔽晦。不見知於時。而終不以彼易此。詩亦猶是也。不欺其志。即可以不背於古。今夫大冠長劍。高論閎議。非不美也。廣筵列几。揖讓俯仰。非不盛也。然而人之情。有不若故舊朋友。歡然一室之間。杯酒淋漓。契濶談讌。與夫田夫野老。班荆棘。而問晴雨者。有味其言之也。田歌漁唱。又何病焉。余少孤失學。與退庵同。出遊四方。獲識一二賢士大夫。而牽率酬應之作。往往不免。此余所媿於退庵者。犬馬之齒三十有九。思得數畝之田。躬耕自食。與退庵晨夕相商榷。究論風雅之指歸。沈酣百代之典籍。或者余與君皆有所以進乎古者。而病未能也。因君之言。輒復三數書。以俟之異日。

博園記

嘉慶丙寅之夏。余客遊維揚。題襟曾先生館。余於張氏之博園。吾友王暢甫之所嘗居也。園在廣儲門內。由臨卷以入。曲折蕭寂。門有古藤。偃蹇盤屈。得徑稍折。不數十武而升堂。庭列怪石雜卉。蒙茸糾結。植以叢桂。僅能隱人。其植之高者。有柏一株。名

陵附焉。馭蔓至頂。柏蒼而聳。苔茂以悅。布條敷華。若相媚嫉。無榮頓驕。寔依附之色。堂之東。一榆大蔽堂半。榆南有屋三楹。池水平階。以石爲限。區以爲二。前爲小亭。直柏藤而少。左多滄竹梧桐。其前別室高閣。廢而不治。折以通於徑。堂後有地一畝。墜土爲基。對立如壘。種竹數百个。平其中與左右。以達於館。館之深不及堂。廣與堂等。東列三楹。西緣周廊。廊起自榆側。亦以達於館。凡園之自門由堂及館皆直徑。無虧蔽。閉則幽鬱。隱顯之爲。而樹石荒古。枝幹相接。交竹陰森。不見曠景。由堂以入。杳若無窮。晨露夕月。坐館拓窗。外視庭際。披拂叢雜。中有微路。近綠遠碧。沈沈如山。園之可紀者如此。自夏徂秋。歷四十餘日。張氏之主人莫過而憩焉。楊甫之居於是五年。亦莫筆而載焉。豈有之者不之奇。而居之者有所不暇耶。抑物之果有遺耶。然則適遭之而奇之。則記之也。其余爲宜。館曰綠條亭。曰十二峯。楊甫所名也。堂曰古春者。舊也。名曰梧園。而實無梧者。殆逆知余之將客焉而辱之也。立秋後十日記。

書魏忠節公暨子孝烈先生像後

余少時。嘗聞長老言吾鄉周忠介被逮。及周孝子茂蘭血疏訟冤事。未嘗不慨然肅然。想見其爲人。後讀史傳。知公以逆聞之禍死。而先時被害尤酷者。楊左而外。嘉善魏忠節也。忠節被逮入都。過吳門。忠介以女許字其孫。故闖黨恨之刺骨。忠節死獄。

中其子孝烈先生奉喪歸以毀卒事具劉念臺徐侯齋所為傳嗚呼鉤黨之禍遠矣自漢以來賢人君子忠義奇節之士被其害者不可勝紀然未有如明季之酷者也誣之以必無之罪處之以必死之刑連延瓜蔓以及於其故舊朋友必一網而盡靡有孑遺而國隨以亡論者以為諸君子議論太激行已太峻蹈東漢之覆轍而無救於國家之危亡夫諸君子之與閹人當國者非有血讐骨怨也特以名器不可假國是不可泯天理人心不可盡滅祖宗綱紀法度不可以墮壞起而與之角力不勝而死耳烏有覲忍婦阿苟全於其間哉夫申屠蟠郭泰不仕於朝乃可以全身遠禍甯有貪其祿當其官而可委蛇其身以自附於明哲哉果若是則孔光張禹胡廣可以存漢馮道可以救五代之亂亡也嗚呼鉤黨非君子所忍言小人激之以至於斯假其名以誅殺斬父之論者又敢於首責君子是必將逼抑天下之士氣摧折天下之志節如是數十年雖有偉意寄行之士亦不敢一行其意國是之情名器之濫綱紀法度之不存循至天理人心漸滅於泯泯焚焚之內如是而不危亡者未之有也余家吳江遷嘉善嘗拜忠節之祠過孝子之坊今忠節裔孫某以公及孝子遺像見示肅然如見其生平而慨然有感於心也謹書其語於後

亡友徐江庵墓誌銘

於虜。我友江庵之亡十年矣。其容貌行事顯顯然在目。前以歲之不易而我先君子未卜葬。今既遂厥私。不敢復以他辭為解。乃序而銘之曰。君姓徐氏諱濤字聽松號江庵。世居吳江之蘆墟村。祖某父某家素封。及君日落。少好聲伎博奕。及長始奮烈苦於詩。鉤棘繼鑿。旁午貫串。必求其旨趣所歸。其所為恬愉澹瀟滯深幽情。朋酒角藝。雷迅雲湧。筆墨橫溢。單辭後出。敏手推服。長於離合聚散感慨之詞。往復自道。蓋其天性然也。余少跳盪放縱。里中能略誦五經文字。下筆能為今所謂時文者。羣目以為異材。與之言漢魏以下古今詩人姓名。告之且不信。見病如怪民異物。而君特善余。時時過從。歲暮風雪披散。裘要以下縫皆圻裂。病畏風。覆帽壓耳。納一卷懷中。裹掩其口。牧門剝剝然。問之不言。心知為君也。或數日不相見。迹之則往從博徒縱博。窮日夜挾之。至言論如平時。西通博徒。竄凌戶外。若不聞也。貌堂下善譚笑。引卷吟諷。抑揚中節。弟輩輒效以為笑樂。性澹然與物若無爭者。然聞人語余則憤見於色。人亦以語君。嘗曰。子厚自侍。今子累我。他日以我累子。於虜古所稱知己。君於余非耶。君既不永其年。不竟其所學。而余之幽窮顛踣垂十年。舊學亡失亦無以異於里人。君之所以知余者非耶。余之無似。無以稱君之知也。君之欲累余者不可知。而余則終累君矣。其可悲夫。乾隆壬子春。偕遊鄧尉山。至山半。君不能上。坐石壁仰首。

歌吟。為詩一章。脫屣生。死。豪宕感激。讀而悲之。竟以是歲十一月卒。年三十有二。子一人。女一人。銘曰。

元墓麓。鄧尉顛。死埋我。立石焉。嗟山靈。聞此言。生也病。死則痊。神之游。風冷然。梅花落。君來還。盡歸些。此墓田。

鄭弱士墓誌銘

君諱鑑。字弱士。早歲失母。君於次為季。父某鑒於憐少子也。畜之慈而疏。君就養無違。克自樹立。志果銳。奮厲於學。為五七言古今體詩。冥心鉢肝。索隱入幽。輒變怪歸極澹泊。朋好會合。分曹詠言。偃卧僵立。氣屏面死。期必勝其偶。乃已。不若已者。唾之如泥沙土。負時名出已上。必拚出之。使不得教。讀史記兩漢書。輒覆誦。能聞記。樊紹述園池記。其蘆學不肯後人。皆此類也。余為妹擇婿。故人朱春生袁棠為言。君君亦惟恐不得當也。試以詩絕奇。遂以妹歸之。未及背。嘔血以卒。年二十有二。將卒。謂其婦曰。吾死無恨。恨學未成。志未有以遂。卒不克自見於後。若兄後必傳。幸哀若及我。有以傳我者。雖天不為不幸矣。烏虜。余遺罪人世之酷。偷視假息。無以自存。竊幸君之才。足以振拔。即不幸而連蹇鬱塞。有足以相樂者。猶將忘其窮而相與終老乎。此也。而豈知其至於此極哉。君有詩數百篇。孤峭幽深。脫去世俗凡近。未至者年

耳年少且貧。未克葬。妹數泣以言。不忍辭。敏之以俟。夫人有志而卒不遂其志者多矣。余其又可恃也耶。銘曰。

君字曰毅。其志則強。遵古蔑今。虎騰驥驥。吐詞陳義。有敢無懼。眎彼俊髦。曰羸且羸。天生異材。不引不長。豫章寸斷。短於條桑。有匠斯顧。涕泗而滂。况彼同岑。其根並傷。夏日冬夜。我妹之臧。千秋萬歲。我銘之光。

彭甘亭哀詞并序

道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得古雲書云。甘亭以五日卒於其家。次日又得兒子桐報云。四日告終。初無疾苦。死生常事。特友朋凋謝。為可痛耳。既為詩四章哭之。至吳門。其弟以銘幽為託。後見華亭姚椿所為誌文。於行事已具。獨念甘亭自少至壯。以至於終。凡屢遷化。而其拂鬱阮寒。艱窮連蹇。卒能秉固立。概持一意。以至於今。此其中固有所恃。昔人有言。不有得於今。必有立於後。其丈具在。不可誣也。而又有其生平之意之可哀者。乃為之詞曰。

世滔滔而有萬分。何偶焉以值今。既昔之無與處兮。邈又後來之誰任。靈既孕夫庶幾之德兮。英英而早露。羣與奇之非其時兮。謂將壯而弗錯。在天固不可知兮。在人又何據。紛一世之遭回兮。鬱蒼華之衰素。曰余悲此無志兮。庶孟晉以有立。彼其人

之與骨皆朽兮。高吐文之萬牒兮。時賢之囁唯兮。趨利祿以相要兮。舍修能以譁經兮。識難字以為好兮。靈獨還不為同兮。羞而不為召兮。尋時俗之異趣兮。塞前哲兮。是臨惟斯文之自古兮。歷漢魏而不分兮。謂華實之必一是兮。是惡知所以為文兮。虎豹炳而異夫。鼯鼠兮。華玉章而殊夫。燕石兮。柱礎而可以為圭章兮。庭實又將取乎。狸別執醢聽而眇慮兮。差入鬼而出天兮。鴻黃窈窕以探其窮深兮。桔隔抹殺而洞其幽元兮。雖其孤意而獨造兮。邇規矩而莫有侖兮。蚩末派之索塗兮。愈畫地而為歧競兮。不說學而趨易兮。反謂斯體之為卑兮。夫豈不能為此歟。歟兮。欲難人之所難兮。苟後數十年而論定兮。配韓柳其誰敢干兮。差有是之可久兮。雖風隕其何患兮。况身世之窮通兮。抵屈信與昏旦。余愧獨其無儔兮。人余言之莫信兮。度留靈以為質兮。又先逝而不應兮。往者不可攬兮。來者安可待兮。誅苦詞以託靈兮。恐神理其亦悔兮。

李少保傳

潘挹奎

少保李姓。名棲鳳。字瑞梧。武威人。明四川總兵官太保李維新長子。維新官薨。適時生。少保於廣甯。遂籍廣甯。為文學。歸本朝。為秘書院副理事官。順治元年。除山東東昌道。三年。遼湖廣布政使。未幾。擢安慶巡撫。時天下初定。土寇往往竊發。程國柱者。嘯聚休甯婺源間。我兵輒為所敗。少保既蒞任。檄總兵李仲興。副將許漢鼎會剿。禽獲賊總兵江烏鄭恩祥。招降偽總兵張天驤。江周土寇望風畏之。而其黨趙正及子捷應復犯宿松。少保怒曰。蠢爾者將嘗試我耶。非大創之。損國威。殘民命。朝廷烏用巡撫為。乃親督師進剿。師至考池。斬賊千餘級。禽趙正父子及偽瑞昌王朱誼貴。會屬吏武濫徵錢糧。少保失劾參。坐徇縱錮職。五年。起為浙江杭嘉湖道。六年。授廣東巡撫。當是時。明桂王由榔居隆安。廣東鉅寇附之。連陷郡邑。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奉詔往征。少保駐南雄策應。賊尚皆驕橫。平南尤恣。少保多方調護。民賴以安。八年。會師攻克韶州。勦平雷州廉州諸賊寨。八年。偽國公曹志建犯韶州。少保擊却之。九年。檄副將先啟王陣禽叛鎮李成棟之子元允於欽州。十年。張獻忠遣黨李定國由廣西梧州犯肇慶。少保徵廉州兵馳援。敗賊於龍頂岡。遂檄總兵徐成功吳進功分兵恢復羅定東安。又檄副將陳武李之珍勦賊於高州。至沙江。賊沿河設

伐我兵衝擊。禽獲偽副將姚奇余元璣。乘勝抵化州吳川。焚毀賊巢。賊無算。以功進兵部右侍郎。是年率奉泰用輔臣洪承疇薦起為兩廣總督。直定國犯粵東。率奉禦宗也敗其將高文貴。而靖南將軍朱瑪喇兵亦至。大破定國於新會。遂克高州雷州。是役也。少保參贊之功為多。十三年率奉泰調任浙閩。少保以巡撫超拜兵部尚書。行兩廣總督事。十五年授兩廣總督。時桂王竄雲南。其偽將軍陳奇策結偽江夏王朱蘊鎬偽德陽王朱儼錦。踞上思旁掠屬縣。少保檄總兵粟養志進剿。禽奇策蘊鎬儼錦。又招降那綿諸寨。於是太平思恩皆平。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分設廣西廣東總督。少保改廣東。尋致仕。康熙三年卒於家。賜祭葬如制。祀廣東名宦祠。少保為人侃爽。秀才時已以天下為己任。及任封疆。倥偬戎馬。謀斷兼長。其收復羅定東安也。

世祖御書知方略三大字褒之又

御書兩河巨室表其間。為所寵顧如此。兄弟八人。棲鳳字光樞。儀容俊偉。國初召用前明大臣子弟。棲鳳至京。審忠親王奇之。累官至漕運總督。能於其職。加太子太保。棲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棲鵬江南總兵。棲鸞密雲總兵。棲鵬都司。棲鳴廣東提督。棲鵬泉州副將。棲鳳子鎮鼎廣東提督。以功加太子太保。鎮邦鎮圻鎮域皆任副。

將鎮國雲南維摩州知州。鎮坤廣西梧州同知。鎮城山東青州同知。鎮基河南禹州知州。皆以循良稱。子孫先後任偏裨者又二十餘人。衣冠之盛。甲於河右。而鄉人最稱棲鳳祀鄉賢祠。

潘挹奎曰。李維新當明之末。造持節西川。碌碌未有奇績。棲鳳樓鳳入國朝。各以勲名垂竹帛。子之賢於父歟。抑所遭之時不同也。易言雲從龍。風從虎。於虜豈偶然哉。

孫韋西先生傳

先生姓孫氏。名備。字仲山。韋西其別號也。武威人。曾祖文炳。秀才。祀鄉賢祠。祖詔進士。官湖北布政使。父為璵。舉人。先生少孤。乾隆庚申。學使嵩大司馬拔貢成均。先生年未冠也。而劣於文。既以高等為貢生。鄉人竊議之。以為大司馬與方伯有舊。故膺此選。先生聞而愧焉。發憤為學。適遭母喪。廬於墓三年。晝夜讀書不輟。學漸有成。而是時山左牛木齋先生運震宰平遙。木齋號博學士。多就之者。先生喪既除。往從之學。同門為泰安吳進士澄。狄道吳孝廉鎮吾。鄉則吳秀才懋德。皆負偏才。善詩文。有三吳之稱。先生來學。既晚。質又魯。木齋未之奇也。而先生勤學。心專容寂。物不能搖。木齋每於課期。張盛宴演劇。約諸生先納卷者入座。文不就不得與。於酒課。每吳澄

先納卷文且佳先生思深力銳成文甚艱苦終木齋之世未獲一與於晏而文亦佳
木齋嘗曰吳超溪氣輕清而上浮孫仲山氣重濁而下凝固皆奇士而孫之品視吳
為優超溪澄字也其人不羈故木齋云先生學既成於制藝所造尤邃以乾隆庚午
領鄉薦辛未成進士是科狀元吳鴻雅以制義自負見先生文欣賞焉欲彙梓其房
書為孫吳合稿先生以吳文肥重不之許也而先生文名自此噪四方矣大抵先生
之於制義醞釀深厚理醞辭雅如金就鎔如玉受琢渣滓胥化潤澤而堅凝以故吾
鄉前後善制義者無慮數百家而先生歸然為之宗先是先生既舉於鄉歸祭其先
甫下拜浹淞澤裾為之溼傷動左右蓋先生孤兒幸成立有以光前人惜前人不復
見其成立哀遂至於出涕而鄉人稱先生孝思無窮也官廣東翁源知縣性坦率不
能事上官未幾罷去浪遊江湖凡數年落拓以歸歸而從學者日眾先生隨其材之
高下而導之文各就平寔往往擬高科以去嘗語及門制義代聖賢立言非體會聖
賢之理文未有不駁雜者以駁雜之文入科名幸得之矣其人亦必駁雜此世之大
患也若輩其毋以制義為小道也比先生歿名譽日崇至今陝以西言理學必曰孫
酉峯酉峯名景烈武功人乾隆己未翰林而言文學則曰孫仲山其為學者所推服
如此子揆敏揆泰揆亮揆章皆名諸生揆章能詩古文與挹奎友善。

潘挹奎曰。國家以四書制義取士。每大比得士至數千。非無高才廁乎其間。而求文之卓然可傳誦寥寥三五人而止爾。蓋從來制義之失有二。或失則孤高。或失則汗漫。二者交失。固不足利作者之材。幸免其失。而於聖賢立言之旨。亦未必有合也。挹奎每讀仲山制義。彬彬質有其文。於膚可以傳矣。

尹氏三傳

武威有君子曰尹鐵堂先生。善於為吏。其嗣思任。善於為子。其孫綰。善於為師。潘挹奎目之以三善士也。於是作尹氏三傳。鐵堂先生名誥。字紫來。號鐵堂。康熙辛卯舉人。官四川渠縣知縣。性介特。於民無妄取。而持法不苟。朝廷方用兵烏斯藏。芻粟皆藉人力負擔以往。軍中令凡夫役輸糧至藏。酌升斗。按日給鹽菜銀。差旋則不復給。丁壯困於轉運。夏日冬雪。流離道途。歸時又無所得食。往往羈滯異域。以死。鐵堂哀之。謀諸夫役。於例運若干升斗外。半其糧。計每夫役二人可獲三人鹽菜。則謹贍其羸者。以為歸來之資。而又捐俸。每起夫役。將至藏。適胥吏之愿者。持銀繼其後。俾夫役有津貼。遂皆生還。居無何。團練鄉勇之令下。比戶出丁就團。其强悍者輒指富民某某應出若干丁。苟文弱不任坐作。則索重賞代之。民不勝擾。鐵堂與民約。殷實之族。入財於社。供鄉勇靡屨。遂免役。而又躬歷行間。課其勤惰。民既無私爭。拳勇亦

倍於他郡縣。然徵發不時。重以訟獄繁多。殫思竭力。無煩吏之暇。憂勞所積。遂嬰心疾。卒於官。思任拔貢生。從父之官渠縣。縣值多事。思任贊左右之。及鐵堂殘無餘財。喪不能舉。民感鐵堂有德於渠。將斂錢助之行。思任泣然曰。吾父官渠數載。不妄取民間一錢。今受錢恐吾父魂魄不樂西歸矣。却之。先是思任妻歿於渠。權厝焉。至是兩喪不克並發。乃葬其妻。奉父柩歸武威。方思任之歸也。以兩贏舁鐵堂柩旁。一贏載渠縣民為鐵堂勒德政碑。搨本而已。徒跣隨之行。由渠至武威。凡數千里。重山複水。麻衣京號。若初喪。見者傷之。綰諸生少孫。鞠於母氏。母氏王謀食十指間。劬勞倍於常婦。綰既諸生為童子師。將籍館俸養母。而教與學並進。問字者踵相接也。年三十以往。就城之南街設帳焉。館舍湫隘。又近市。綰之教也。既精且密。從游者無敢舍而嬉。業遂有成。先是吾鄉凡從學究讀歲奉錢四百。或八百。至千錢則已豐。館師以生徒眾多。為冀而教每不專。綰黎明則起。據案核生徒所習。不少懈。雖疾風甚雨。如期至館。其於課四書制義字樣而句櫛之。課每積數十卷。立予點額。日苟不足。燃燭定甲乙發卷。未嘗越三宿。乾隆丙午以後。生徒輒提高第。於是里中子弟求教者益進。館舍至不能容。簷下濶旁皆書案也。生徒苟貧乏。不責脩脯。人以是感之。始為人頌而黔面上痘癰相屬。晚乃肥白如瓠。門下先後成進士者。原武知縣郭椿禮部郎

中周奉元翰林編修牛鑑其登乙科劉燾趙可後郭模張沆由明經官京師則家姊
婿刑部主事張夢齡子三人世阿乾隆乙卯舉人官江西庫大使世衡嘉慶辛未進
士官吏部考功郎中與挹奎同舊世清官瀟城訓導今年乙酉中式舉人

潘挹奎曰鐵堂先生可謂以死勤事者矣渠民百世祀可也思任內行純至不以因
陋易其操無忝為清白吏子綰有得英才之樂而其始艱苦備嘗逮乎道咸而上生
徒賢多後嗣昌熾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觀於尹氏益信夫人亦何憚而善之不
為也哉

彭甘亭全集序

顧千里

詞章之為道。惟有至性至情者為之。而後可傳。歷觀往古。靡不若是。求之於今。則吾友彭徵士甘亭其人也。徵士少奇穎。甫出。即聲滿名場。迨成老宿。世尤交手推重。累居鉅公幕府。其詩文皆沈博絕麗。見者固以為金玉淵海。卿雲麟鳳。矣。抑其於親孝。於弟慈。於伉儷。篤於交遊。信終身韋布。而拳拳世事有慶也。所有憂也。思浩翰于言者。性情之發露者也。驅使萬卷者。性情之搏結者也。有集如此。而焉有不傳。嘉慶丙寅。在邦江刊初集。曾命作序。予以君年猶未艾。學方日進。不欲遽為論定。辭而弗為。又一週星丁丑。在都城刊續集。君識益高。不復索人序。道光辛巳。改元之歲。於其家遇疾。俄卒。時方往來。孫古雲。襲伯所。古雲既經紀其身後。仍取未刊之稿。同吳江郭麐。祥伯定為遺集。詩文各一卷。與先此其弟元培。綺塘子長熙。壽伯所商榷。纂輯詩文集。續集注十六卷。又懺摩錄一卷。將合之成全集。後二年。屬余於江甯付雕。且為之序。古雲之所以謀傳君者至矣。予自識君到今。卅載而近。其間戊辰己巳。同校李善注文選。壬申癸酉甲戌。同校胡三省注通鑑。兩書獲成。盛行於代。大抵多賴君力。嗚呼。茲乃以溝壑餘生。而荷君後死之責。青簡尚新。斯人不作。豈非大可痛哉。君晚年頗深釋學。純儒每以為病。予歎謂君一生遭遇。多所失意。非特抱才負器。無分立

功甚至骨肉凋零。親故衰薄。貧賤難居。繼學竟乏。方復世機俗態。日夕相潤。屈清剛
雋上之心胸。為和光同塵之面目。中有所遇。莫可告語。則其所謂至性至情者。安得
不鬱結沈滯。感慨哀傷。神為之枯。命為之損。惟有三西書宏闊勝大之談。暫一消
磨耳。豈等尋常溺惑彼輩。卑者徇因果利益。高者如陸法和不睚釋梵天王邪。後
世讀君集者。倘能知之。至其鄉里家世立身本末之略。有松江姚椿春木所作墓志
在。甲申重九後十日。

思適寓齋圖自記

以思適名齋者何。顧子有取於邢子才之語也。史之稱子才曰。不甚校讐。顧子役役
以校書而取之者何。謂顧子之於書。猶必不校校之也。子才誠僅曰不校乎哉。則烏
由思其誤。又烏由而有所適也。故子才之校。乃其思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
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者。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遂以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
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於子才也。顧子貧。齋非所能闢也。即身之所寓而思
寓焉。而思適之名亦寓焉。當其坐齋中。陳書隱几。居傅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倡。以及
敝篋之所有。參互鉤稽。以致其思。思其孰為不校之誤。孰為誤於校也。思而有所不
得。困於心。衡於慮。皇皇焉如索其所失。而杳乎無覓。人恒笑其不自適。而非不適也。

乃求其所以適也。思而得之。心為之加開。目為之加明。豁然如啟幽室而日月之舉世之適誠莫有適於此也。惟自反其思。不知與子才何若也。使誠善則思之至矣。顧子每曰。天下有誤書。而後天下無誤書。雖論似矯。要不病其過也。為之圖而記之。且求先生長者及諸交遊題詠。以為此亦天下後世樂思者之所願聞也。圖之者誰某也。所圖者。今寓某也。時則某年也。寓齋中人。顧子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賓也。

與古樓記

甚矣人之圓於今也。身之所接。而心與之化。及其既深。動作云為。聲音笑貌。惟恐有一於今。若夫古之道。苟與今異者。則望望然去之。豈特庸流俗眾實然哉。吾見聲名籍甚之賢士大夫。未之能或免也。陽城張古餘觀察。乃以與古自名其樓。於是擬議為說者曰。是樓也。觀察將以藏其圖書金石之屬。皆古物也。且將於其中修明經史百氏天步地輿名物象數之業。皆古學也。斯樓之所以古與。吾則以為不然。夫物所謂古者。今固多蓄者矣。學所謂古者。固多諱者矣。吾見其於前倡則於後和。子囑邪許。浸假而遍海宇。彼其身之所聚。口之所言。及筆之所書。則彌古。而心之所存。則彌今。其究也。去古彌遠。而曾未能與古有其塵之同。仍圓於今而已矣。然則此奚足以知先生哉。夫先生蚤年成進士。仕宦五十載。其居官也不激不隨。進未有不難。退未

有不易階級方轉。而懸車臨窆。其立身之古也。百行備修。而恤訥訥。不買名聲於天下。而闇然日章。其為學也。高明廣大。無所不通。以躬行心得為指歸。而博聞強識。退聽焉。施經術於吏治。厥多成效。謝任家居。拳拳於老而教誨。不肯一日廢書。而自佚也。儒行之篇。不云乎。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稽。先生有焉。故樓之所以名也。是故古物之蓄。古學之諱。自其外而觀之。何必不與今人類。而所以蓄古物。諱古學者。自其內而觀之。而後知高出於今人者。萬萬也。知乎此。庶幾可以知先生已。不佞獲在下風者。廿稔。自惟每困生不諧俗。為人詢病。而少壯受學。行且六十。猶未逮聞道。茲者先生進之曰。吾子可以道古。吾將招之。常處吾樓前。子其為之記。於是不敢辭。遂書其所見。用告後之來斯樓者。樓在先生僑居桂林之中正街。宅東北隅云。

惠松崖先生四世畫象記

昔松崖先生之書有曰。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因述九經。吾子孫其世傳之。又曰。曾王父樸庵先生。通左氏春秋。作補注一卷。傳序相授。子令四世矣。某少習是書。長聞庭訓。因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廣為補注六卷。傳之子孫。俾知四世之業。勿替引之云爾。讀此知先生拳拳於家學者深矣。千里以乾隆庚戌歲。執觴請業於同郡。

江良庭徵君。徵君之師則松崖先生也。每思展拜。用申仰止。聞徵君言先生之孫。薄宦粵東。所謂泮環巷舊宅。方為它人所居。且未由一問紅豆之樹。而其宅無論也。及今始從磐御獲親所臨四世畫像。德容儼然。恍承馨勳。庶幾差慰平生之區區乎。磐御實仲孺先生之元孫。近由東渚移家楓江。為人端雅有志。以修舉先世之業為務。用是知松崖先生之屬望有徵矣。夫惠氏四世著述。罔懸國門。然常行四方。多遇譚經之輩。則真知灼見。轉訪其人。或持摺以為同焉。或持摺以為異焉。而皆不足與於此事者也。然則修而明之。舍賢子孫其誰與歸。爰拜手而書於後。

儒與二氏出入論

汪家禧

士必束身名教而後廉隅立趨向端名教在法先王崇仁義尚禮教是故儒高於九流而治天下之必用儒也道家言清淨不貴名釋氏外形骸無身安有名猖狂妄行者平旦氣萌鮮不翻然悔悔思邈二氏之學乘其悔也而導之曰是外也非內也得乎內可遺乎外也譬行失道者從而示曰是亦足達也無反行之勞且有自適之樂亦何有不從者夫堯舜文武周公孔子萬世不易之道也儒述之其道亦不可易道家始黃帝而黃帝無書釋氏梵夾其文且殊其言安足信舍章著之典籍信假託之虛辭是惑矣道之書莫古於老聃莊述老而宏誕不經開釋氏之漸漢文景治用黃老而不言老莊知莊非老比矣漢武表章六藝後異學漸衰至光武益設崇名實舉經明行修之士終東漢世獨行黨錮蔚然為真儒者史不絕書而高密鄭公尤以清德通才傳解聖籍儒道大昌循是勿失三代之風詎遠哉正始之世蔑禮教而崇放曠之始也時主少臣專國不靖矣一二士夫縱誕為高視處朝廷如處傳舍以彼其人豈不能自樹立而姑以廢棄一切自文其陋沿及兩晉言經法者斥為鄙俗甚以周易與莊老衡王何之罪上通於天豈虛語哉釋氏襲莊老之放曠而加甚者也萌於東漢盛於東晉郭璞孫綽謝靈運假借其言以消佞僭而彼教之矯出者又先以

清言自結於朝士。外如支恭明衛道安羣。或覃思構精。廣為翻譯。石勒符堅諸僭國。又為張大之。歷宋齊梁陳。崇信偏於上下。史官言佛經之傳。多於六經數十倍。其侵儒較道加烈矣。唐祖老子。崇道也。廣建壇廟。崇釋也。疏五經興學校。崇儒也。然道自三洞四輔說行。流為神仙。如真誥等言。地獄又襲釋氏怪誕尊釋氏者。言施捨感莊嚴。震以禍福。靡而未精。以釋通儒。首李翱。翱著去佛齋說。以闢佛者。復性書言滅情。固釋氏旨也。然其說雖存。遵者實鮮。蓋昌黎韓氏以仁義之旨導天下。儒術大顯。寂靜之說。未能動眾也。終唐之世。儒與二氏雖並崇。朝廷獻納師友講習。儒外固不旁及。北宋穆修受學華山。邵子聞之。易分先後天。通書因太極。溯無極。均本道家。然周邵之學。深明體用。繼以二程實踐躬行。內聖外王。非僅僅激厲名節已也。惜後二陵提倡心學。慈湖繼之。論漸空虛。朱子振六經絕續之傳。使聖學不流異教。天下貴虛極之以實。論說經典。章明禮教。雖少歲言靜坐。言警悟。晚歲盡反之。故傳朱學者。歷久無異論者。或據傳注小疵以相詰難。又甚者謂虛靈不昧。顯陷禪機。嗚乎。好議論而昧大綱。有如是耶。天人五行。漢儒亦語幽微。鄭氏注經。先後異說。論學者不聞以駁難斥之也。且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為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賅備。儒學之集。宋為失人。後世和之。謂道學亡宋。何昧昧然。統論之。儒有鄭而經明。有韓而用彰。有朱

而體立。二氏卒不能奪儒。三子功也。近世講義據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防不可不豫也。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度以不墜毀。

神廬圖記

予少時讀賈太傅陞宣公文集之時。思立巖廊間。侃侃論是非得失。年長困頓諸生中。志以廢。後數得與當世通人大儒握手。思閉門著書。成一家言。馳騁衣食。每不能卒業。志亦以廢。年來境愈阨。浪遊四方。親戚聚處之歡。歲不得一二月。每思守破屋三間。足不踰鄉里。俯仰怡然。而志愈切。事愈阻。蓋予之志凡三變。而予亦將衰矣。予以是語予友郭君祥伯。祥伯曰。吾聞之心者神明之官。志慮出焉。蘊於中者為志。挾志以行者為神。易言神無方。神之所至。上在天。下在淵。吾為知境之所未至者。不為神之所至耶。吾為知神之所至者。不終為境之所至耶。形屢滅者也。神不滅者也。吾為知前乎今子與後乎今子者。不適如子神之所至耶。且夢又神之符也。列子言鄭役夫之夢。此夢乎榮辱也。蕉鹿之夢。此夢乎得喪也。若不為榮辱得喪所搖奪。則從乎心不役乎境也。從乎心其神逸。彼世之鑿其天耗昏其神者。不盡在醉飽飲食之事。充子志之所至。無慮是也。子亦何衰而何沮。余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何志。則應曰。

吾不為子之歟。若子之瘞傍水結廬有竹千年。有樹百株。其屋修以潔。其境曲以紆。有觴有壺。有琴有書。臨流而詠。坐檻以漁。其志于子。其神遽遽。夢耶真耶。請視吾神廬之圖。余感祥伯之言之契于天也。即書之以為神廬圖記。

書程氏敏政宋遺民錄後

右明程氏敏政所輯宋遺民錄。紀宋王氏失午諸人事。并其詩文。家禧讀而歎曰。遺民者。託於前代之民也。昔太史公傳伯夷。言其扣馬而諫。不食周粟而死。而遺民之義起。今準以經義。而知其言誣也。紂逆天暴民。武王伐之。無可非也。使夷齊非之。是比亂也。必如是為道。是微子就紂。箕子陳軻。不得為仁人矣。惟論語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亦謂讓國而餓。非謂周興而餓也。夫大夫死眾士死制。謂死其所受於君。及君教令所使為之事。無眾無制。不幸國亡。可無死。夷齊未立於紂朝。而為紂死。是傷勇也。况後之命為遺民者。又不盡能死。而橫議新朝。搖既定之人心。窺已去之天命。是為頑民。為亂民。烏得以遺民自責哉。若是則王氏諸人非歟。又不然。夫諸君子非自命為遺民也。發於不得已之真情。故其人品真。信國以大臣殉國。失午翺宏毅。或為弟子。或其參佐。其不忍倍於死。以酬國士之遇。是信士也。楊妃肆虐。毒及陵寢。林德賜唐珏親見暴骸之慘。身與埋骨之事。作為詩歌。隱識其處。是義士也。汪元量

以琴工從三宮北行。流離不悔。本舊供奉也。至吳思齊方鳳寓興詩文。鄭思肖龔開
留情繪畫。又有隱士之風。皆非行偽言僻。以矯激鳴其高也。故其詩文皆深婉而無
怨議。於以知諸君子之能順天安命也。且臣不二事。猶女不再嫁。其未仕則未嫁也。
慷慨之節。生乎情。情未接。而不嫁。自勉以死自誓。此秉氣之專。然先儒尚疑其過
當。使本無迫其嫁者。而罵詈他人。以自標著。是狂而非貞矣。諸君子之所為變而不
失其正也。而輯是錄者。終以元順帝事。隱著宋之終存。若以慰諸君子者。是未識天
命之靡常。與諸君子立身之本末也。吾故辨史之誣。以正遺民之說。

項羽殺義帝論

朱春生

自古以匹夫而起事於亂世者。往往有所假託以為名。是蓋一時權宜之計。逮其後或成而為帝王。或敗而至夷滅。則又各由于人事之得失。天命之有幸不幸。而於其始之所假託者無與焉。論古者不必執已棄之筌蹄以求魚兔也。昔秦之季世豪傑並起。六國之人各假王號以伐秦。而項氏世為楚將。故范增勸之立楚懷王孫心。號為懷王。以從民望。其後項羽怨懷王不與羽而與漢。乃陽尊為義帝。故之江南而殺之。漢王於是為義帝發喪。而率諸侯以擊楚。轉戰五年。遂滅楚而有天下。說者謂楚負惡聲。故諸侯背叛。漢為義舉。故天下服從。以余觀之。是殆不然。夫漢之興由於能用蕭何張良韓信。楚之亡由於不能終用范增。高祖此言實為劉項兩家定論。曾何關乎義帝之存亡哉。光武初亦臣事更始。後乃絕之。而自稱帝。卒成中興之業。赤眉始終以劉盆子為君。而竟致敗亡。更始與盆子皆帝室之胄。而無德即不足尊奉。況楚非天下之共主。懷王亦非楚之賢君。亡國之餘。其後裔偶因時變而竊尊號。又無才智可以服人。則一朝失勢。而被放被殺。固事理之常耳。且其為楚懷王孫。亦在疑似之間。考懷王之死。在周赧王十九年。至秦始皇二十四年而楚亡。中間相去已七十有四年。其所謂昭王哀王及王負芻者。皆懷王之曾孫。又十有五年。乃為秦二世。

之二年。而項梁起兵。其時懷王未必尚有孫在此。特堯增之所謂奇計。取一微賤。不可知之牧豎。名之為楚後。加之以王號。以聳動一時之聽聞。他日事成。則其人終不足。以君臨天下。而帝王之業。仍歸於我。與陳涉之詐稱項燕扶蘇。意正相類。是當其立時。早以傀儡視之。非真相與有君臣之分。而須終身奉之者也。即使其人信為懷王之孫。而故君之誼。亦祇能要結楚國之人心。而於他國之人。何預。乃始從江南羣臣左右。即已叛之。及其被殺。楚人亦莫為之死。而在遠之諸侯。皆結素發兵。欲為復讐。此豈近於人情。大抵漢王當選定三秦之際。兵力方盛。故諸侯多從之者。其後一敗於彭城。則又皆去漢而從楚。是特視形勢之強弱為向背。初未嘗以殺義帝之故而惡楚。以能為發喪之故。而多漢明矣。微特諸侯。即漢王當日。亦不過藉是為發難之端。而非真有所愛於義帝。故如九江王。衡山王等。實代項羽。刺刃於義帝者。他日降漢。漢皆封之。而不必追論其前事。以為罪。且項羽死。猶以魯公禮葬之。信陵君以異代之賢公子。猶為之置守冢奉祠。則其所曾經北面之義帝。尤當於天下既定之後。備禮為之改葬。或遺骸已不可求。亦當建祠。而使楚人祀之。而皆不聞有是。可知其始因三老董公之言。而祖而大哭者。純乎機權作用。而其心實無所謂義帝也。且夫義帝固天下之妄人。不思已為項氏所立。項氏之興替。即繫已身之休戚。而

無端聽諸將之言。謂項羽為人慄悍。多所殘滅。不宜使之入關。不如沛公長者可遠。蓋以羽曾坑殺襄城之眾也。然沛公亦與羽共攻城陽而屠之。其事尤近。何獨諱而不言。得無所謂諸老將。皆私於沛公。為之遊說者。而彼昏不知。乃受其愚。以開隙於羽乎。又無端聽高陵君之言。謂宋義知兵。以為上將。而令羽與范增下之。羽之勇。增之智。其能為宋義下手。而義則又妄人之尤者。偶料武信君之敗。而幸中。遂自謂能坐運籌策。而輕視羽。夫擁眾逗留。而歡樂飲酒。凍餓士卒。其為籌策安在。使秦既破。趙而移兵擊楚。則當此主將驕盈。士卒嗟怨之時。一戰而義之頭必懸於章邯麾下。而羽與增事權不屬。亦且牽率俱敗。秦兵乘勝而趨彭城。吾不識所謂懷王者。能自將以禦之否。其始建言之諸老將及高陵君等。能更為懷王進一策否。然則羽之矯懷王命。誅宋義而伐之將。非徒自為實。大有造於懷王者也。逮羽已破秦軍。降章邯。西攻入關。沛公亦俯首而聽命。此其勢豈復懷王之所能制。而猶斷斷焉曰如約。夫既定先入關王之約。而獨遣沛公已顯見偏私之意。羽方怨秦而奮。願偕沛公往。又苦禁不許。而強使救趙以誤之。且如羽之用兵。誠得專制一舉。即救趙之後。猶可以先沛公入關。而又為宋義之頓兵四十六日。以失其機。則此時如約之言。安能令羽心服。推懷王之意。豈惟不欲羽王關中而已。並欲使之抑於宋義。才能一無所用。

功業一無所成。故其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義亦有何奇謀。勝算之可悅。大抵妄人之意見皆同。已密商所以致難於羽。他日義之令於軍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是即迎合懷王之意。欲借軍法殺羽。而不知事機先露。反為羽所殺也。牧羊兒久已忘項氏之德。而讐視羽。其所特拔之私人。復為羽殺。欲以關中王沛公羽又不聽。此其於羽豈復能一日相安者。假令尊為義帝之後。羽或用其婦人之仁。隱忍而不殺。必又將逞其私智。一切強為主張。以掣羽肘。而楚之亡且不待五年後矣。故余嘗謂羽生平作計多誤。惟斬宋義而成破秦之功。殺義帝而除牽制之患。實為能斷大事。而有英雄之略。此時陳平之間未行。羽與范增君臣相得。安知非增贊成其事。智士所謀。惟期就利而去害。始焉欲假其名以集事。則勸立之。既而其人反將敗我之事。則勸殺之。忠於事王者。必不護前而遂過也。或曰如子之說。則蘇長公范增論非乎。曰蘇公文章之雄。逞其詞鋒。一縱一橫。無所不可。而持論不必悉歸平允。即如鼂錯論中。稱袁盎為姦臣。其實盎之人品。在錯之上。豈姦臣乎。至論管仲辭鄭子華之請。而不去三旗。則引唐明皇之不殺安祿山。以為盛德。且謂當時若聽張九齡之言而殺之。則不免為殺無罪。其實祿山以失機當斬。豈無罪者乎。是以讀古人文者。但當取其文心之變幻。文筆之奇肆。以增識力。而助才思。至其偶有

一偏之說須分別觀之。慎勿隨聲附和。而不一核其實也。

陳芝房先生遺詩序

吾里號多詩人。以予所見詞壇老宿。莫若竹溪七子。然皆優於文學。而絀於科名。惟陳芝房先生晚得一第。稍挂朝籍。而未幾引疾歸。旋卒於家。一子尚幼。亦相繼歿。遺圖書典籍。為其戚屬所得。悉歸於人。遂并生平著作。俱不可聞。幸予曩日嘗讀其詩稿。手錄二百餘篇。尚存篋中。乃刪次而存之。嗚呼。以詩存先生。固不足盡先生之學。而就予所偶錄者。亦不足盡先生之詩。然猶賴是而先生不終湮沒。未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也。先生長於史學。數十年事蹟。是非成敗之故。羅列胸中。尤熟於有明一代掌故。及國朝百餘年之文獻。抵掌論述。不遺名地。蓋先生家本石族。高曾以來。多識易代間遺老所藏鈔本記籍。往往可與史冊互相考證。其後私書之禁稍嚴。慮有張觸銷燬殆盡。而先生性強記。少所觀覽。至老不忘。言之歷歷。憶予幼從顧蔚雲師受業。每值先生見過。劇談移晷。從旁傾聽。多得聞所未聞。迄今稍識舊事。一本於是時所耳受也。近世文章鉅公。好談古學士之聞風興起者。咸以博雅為高。然非專意窮經。即侈言考據。於眾說之紛紜。一二字之同異。莫不摘錄詳記。而所究心多在秦漢以前。魏晉六朝及唐人之作。猶獵取其詞句。以供引用。至於宋元以後。則棄置不

屑道以爲其書不古無益於我之學也此則前明王李七子不讀唐以後書之說而今人復揚其說求如先生之知人論世不限時代一切廣見多聞者絕少其人蓋風會遷移即學問之道亦各有其時尚就余一人所見已不勝今昔之感矣先生爲詩宗法三唐一歸雅正而才氣雄傑書卷又足供其驅使少日馳騁名場聲稱藉甚晚歲更有意接引後學見子與袁湘湄馬雲曹等結竹溪續詩課即極口稱許蓋欲誘而進之俾底於有成即此古誼已爲今時所罕見乃如此人而竟使之無後此余所以致歎於天道之不可測也

徐植庵望雲樓詩集序

人與物並生於世物之類萬有不同惟人則皆同而其性情學術亦各不同同者宜使之合不同者宜使之分然造物者不能盡如人意則往往有宜分而合宜合而分者矣葉之在樹各依其枝幹以爲同異也秋風起而葉落或墮山坳或飄水涯有一樹之葉而分之數處者有數十百樹數十百種之葉而合之一處者或風勢迴旋葉亦隨之輾轉則有始既分之終復合之者假令樹葉有知則其同類而分也必有低徊眷戀之情其異類而合也必有格格不相入之勢其忽分而忽合也必有萍蹤無定之悲有舊雨重逢之樂以人情度物之情大抵不相遠耳即如人少居鄉里士農

工商各以類聚又必於同類之中擇其意氣相合者而訂交焉一旦作客四方則離去其舊所交識而晨夕共事者多素不相知之人甚且取舍異路性行相反匿情面交周旋良苦回憶故鄉朋舊閭里追隨之樂杳不可得及倦遊歸里而故人無恙相與重話前遊則其情必更深於少小論交之日蓋分之既久者合之彌覺可親也余友徐君植庵少從王北溪先生遊先生名列竹溪詩社中與吾師顧蔚雲先生相伯仲而吾兩人各為之弟子承其指授是亦可謂一樹之葉枝幹雖異其本則同者矣猶憶吾師訪北溪先生於植庵家予亦隨往見植庵侍坐函丈時年未弱冠貌溫溫而氣凝靜固已心敬愛之然以兩先生在前未敢私相款接意中有一植庵而已其後余以貧故索筆遠遊歲時偶一歸家恩恩復出無暇更詣植庵久之植庵以明經秉鐸粵城又嘗主講浙東之龍遊書院與予益無因緣會合去歲予客武林植庵始自其家寄所刻望雲樓詩稿示予且有手書屬為之序余與植庵前時交未深相別日久而其索序之意甚殷豈以余同為竹溪後進論詩富有相合者耶今年春復登植庵之堂觀其几上琴書庭前花木宛然晤昔初相見時而日月逾邁屈指已歷三十餘年蔚雲北溪兩先生久歸道山當日隨行隅坐之門人亦皆蒼蒼在鬢余衰病廢學愧負師門惟植庵著作益富才望日隆而追溯淵源並出於竹溪詩社實堪

張我一軍乃無端潤別至三十餘年之久是何異風前墜葉東西南北莫能自主而忽遇迴風復集故處此誠可喜而亦可悲矣嗚呼少年分手垂老重逢人生會合之難如此而予饑驅未息不久又當別去植庵少余數歲精力差強吟情尚健行將有續集之刻未知何日再登此堂而一快讀之也提筆作序為憮然者久之

鐵簫庵記

鑄精鐵為洞簫長尺有五寸圍三寸重一觔有奇而五孔背一孔相懸分寸皆合度其製古樸其色沈黝不鏽不蝕吹之聲清越有過於截竹者先高祖元馭公道物也元馭公嘗為揚州百姓完質庫故事質庫中物約不時贖則沒入賣之方貴時凡完事者皆得有所分取惟元馭公在巴氏數十年不取一物其後以老病辭歸主人置酒送行特具厚贍并列諸物令自擇取曰固知君廉然千里遠別相見不可期要當持一物以為紀念耳元馭公環顧衣飾重器一無所取獨取此簫以歸其事見先曾祖仁則公筆記中計簫之在吾家蓋已數十年矣嗚呼祖宗有物孰不傳之子孫然而傳至數世者蓋寡良田廣宅易主若傳舍無論矣衣裳器皿則用久而敝者有之制度不合乎時改而新之者有之象犀珠玉珍奇之玩則好之者聚而為他人輟轉購去者有之吾家素貧既無美田宅亦未嘗蓄珍玩而衣裳器皿新故相雜求其自

高祖留貽以至於今者。卒亦不少概見。惟此鐵簫無利敝之患。無毀棄更作之理。且斷無以重值購求之人。而子孫摩挲故物。可想見先人之盛德。及當日巴君與元馭公主賓相與之情。假使其時不取此簫。而或取他貴重之物。則貧家既未必能守。即仁則公亦不復筆之於書以示後人。而先澤或幾乎息矣。於此知元馭公之深識遠見。為不可及也。春生藏弄此簫。當自名所居曰鐵簫庵。諸同人贈會詩中往往見之。因述所由來以為之記。俾後世子孫當辭受取與之際。常若凜乎祖訓而不敢苟焉。則此簫誠吾家世寶也。

孤山重修林和靖墓記

從來名勝之地。必有佳山水可觀。而尤必有賢人君子以為之主。無賢人君子為之主。則山水雖佳。而名或不著。故峴山有羊公之碑。蘭亭傳右軍之序。皆地以人重也。杭州之西湖。眾山環之。其間如南北兩峰之高。且大。南屏寶石靈鷲龍井之奇秀幽邃。並稱絕勝。而孤山介峙湖中。高不過尋丈。袤延不過里許。無奇峰怪石。深林曲澗。可喜可愕之境。然四方人士來遊於杭。或不盡窮湖上諸山之勝。而未有不至孤山者。即自宋詩人登臨懷古之作。亦惟孤山為多。非以林和靖先生之故耶。山之陰為先生墓道。歲久圯廢。去年秋有鳩工葺治之者。益高其封。甃以巨石。繚以周垣。宏壯

輦園一改舊觀。然不立碑記。不知其人為誰。問之近山居者。但言凡褐衣布履。躬率匠役修築。不類城市中人而已。夫不惜重費。不憚重勞。以新前賢之墓。而復不自著其名。此其人品一何高絕。於是吾友許君玉年慨然歎息。謂和靖先生為千秋所共矜式。今修墓之舉。獨出於不知姓名之隱君子。而吾杭士大夫皆無所效力。豈非闕事。乃約同志相與出資。購梅樹千本。植墓之四旁。先生舊有專祠。今亦久廢。惟像設猶存。供於山顙之趙公祠中。趙公為康熙中撫浙者。以先生列坐其旁。非所安也。爰度墓前地。建祠三楹。移像奉焉。其上為樓。即願以巢居閣。又構旁屋數楹。募守祠者居之。落成之日。凡同事者咸集。於時天目晴朗。湖光山色。滄海幾席間。方春新種梅俱作花。幽香襲人。有故孤鶴於花間者。當風試舞。清唳遠聞。覺先生之流風餘韻。八百年來。宛然如在。遂各為詩及詞。寫作兩卷。以紀其事。予適客杭。玉年邀與此會。且屬為之記。予惟和靖先生之遺蹟。賴諸君以不廢。而詩卷流傳。則諸君之名亦可附先生以長存。獨修墓者姓字終不可知。然古來高士傳中。若披裘翁。江上丈人之流。皆傳其事而不傳其名。即魯論所記晨門。荷蓧諸人。亦既附聖人以傳。又何必沾沾然問其姓字為也。乃予以局外之人。來觀盛事。而竟得綴名卷末。以與諸君並傳。是誠有厚幸焉。因不辭而為之記。

程在山傳

程在山名鍾。蘇州吳縣人。世居楓橋。其父為富商。門庭豪侈。而在山生性澹靜。好讀書。不問家人生事。為諸生。一試於有司。不得志。即棄舉業。惟以詩歌自娛。中年父沒。料檢記籍。知頻歲折閱。多逋負。悉售所居。貨以償。猶不足。則并棄其室廬。舊有園在西磧山下。地極幽僻。於是移家入居園中。園有紫藤一架。枝幹奇古。垂陰數畝。本山家荒園中物。在山之父見而愛之。并買其地以為園。然不過有屋數椽。其餘皆園丁種菜之地。在山次第經營。遂有九峰草廬。清暉閣。寒香泉。釣雪榭。綠藻亭。騰嘯臺。諸勝。名之曰逸園。終日吟眺其間。罕入城市。妻顧氏名信芳。號生香居士。康熙丙戌。庶常顧秉直女。亦能詩。高情雅致。不減在山。春秋佳日。或偕遊銅坑。鄧尉間。布衣椎結。如村氓而行。吟不輟。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如是者二十餘年。而妻死。在山亦老矣。妾生一子。方襁褓。自料不能終有此園。以售於揚州江橙里。江亦豪士。素重在山名。以買園之資歸之。而使仍居園中為主。人。橙里歲時一至。與在山鴈咏數日而已。會在山之友有去為達官者。於

上前歲稱逸園之勝。逮乾隆四十五年。南巡。江南大吏欲添設離宮。謂莫如此園為宜。因命江氏獻其地。時在山已沒。寡妾幼子。倉猝覓屋遷居。琴書手澤。遂多散亡。園

亭舊皆茅葺，雖屋以樸野勝。至是改建宮殿，煥然金碧。而臨幸時頗不當。

聖意，命仍以園還主人。於是盡撤所建，葺其材他用。花木亦俱摧為薪，止存空地一區。然終以曾為行在，故程江兩家俱不敢有。任其蕪廢，惟附近居民猶能指亭榭故處，稱為程園云。

朱春生曰：余幼聞在山之名，恨未一見。後讀袁簡齋先生集中有遊逸園詩，又有為江氏作西磧山莊記，蓋心慕焉。特往訪其遺跡。時園廢已久，瓦礫遍地，荒草如人長。惟一土阜甚高，上有巨石，錫騰嘯臺三字，猶存。登之望太湖三萬頃，澄波浩淼，如在脚下。湖中羣峰羅列，一一可指數。回顧西磧山，翠屏插天，若背可倚者，真勝地也。今歲在郡城，遇在山女夫黃君，為言舊事甚詳。因成此傳。在山夫婦詩俱有刊本，而外間流播甚稀。乃從黃君假得讀之。古淡淵穆，如清琴並鼓，鹿門偕隱之人，固與尋常伉儷以柔情豔思為唱隨者不同也。黃君又言在山晚年嘗夢古衣冠者相訪，自言崑山城隍之神。任滿將去，欲薦君自代。既醒，笑以語家人。已而有悔失言，謂妖夢不足憑。誠勿妄傳。久之眾亦忘矣。迨疾革處，分後事畢，將瞑，忽張目曰：吾此時魂魄已離身矣。所見仍是山中風景，並無章服加身，亦無鬼役來相迓者。可知吾未嘗為異官。爾等勿為吾前夢惑也。乃一笑而逝。余聞古之仙人有畏上界官府之勞而不願

飛昇者。在山殆即其人歟。

顧東巖先生小傳

東巖先生詩人也。窮士也。孝友誠篤人也。先生存日。凡相識者皆知之。今先生沒且二十年。同時親故零落殆盡。而令子後長。集其遺詩。屬余刪訂。將以付梓。先生之詩傳矣。窮固不足道。而孝友之意。亦可於詩中髣髴見之。然先生以孝友誠篤。而其詩愈工。亦即以是而其窮愈甚。此則先生當日所不欲言。其子今日又不能言。且不敢言。而惟予知狀。不可不為文以傳之也。先生名我魯。字瞻泰。姓顧氏。東巖其號也。少為邑諸生。有聲。而所學尤長於詩。嘗與同志袁樸村等七人。共結竹溪詩社。既而出遊。適燕適晉。又適越。得江山之助。詩興益豪。詩境亦日進。同人皆歎服。以為莫能及。顧其詩之所以獨絕者。亦不盡關遊歷。而仍於門以內得之。蓋先生生有至性。事父母及祖母。皆盡孝。而篤愛其弟。殆不啻慈母之於嬰兒。是以即事興懷。每於倫常之際。三致意焉。即登臨弔古。應酬讌會之什。亦覺忠厚悱惻。溢於言表。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已而其弟出後世。父意漸自外於先生。會先生客蔚州。而里之人有自蔚州來者。言南中食物。至彼皆倍其價。弟思獲厚利。捆載而往。然不得貿易。要領既至。費用不售。則以委之先生。謂其值百金。皆質婦奩中物。非得倍稱息。則慚其婦。

不能歸。先生竭蹶措百金與之。而弟必欲取盈二百金。無見錢即籍記之。以俟異日。先生素稔其畏婦。唯唯聽之。其後數年。先生自蔚州歸。弟婦遽謂先生凡貸錢者。月取二分息。踰三歲。即子本相俸。今此百金已踰十載。為子本相俸者三。計當八百金矣。於是聲資裝不足以償。婦日搏膺噪呼。時太夫人猶在堂。不堪其擾。先生乃以所居室立券付弟。而奉母別居。然猶謂屋小。未足抵八百金之數。衣飾器皿悉所攫取。故先生移居之日。家具蕭然。見者皆為太息。時袁湘湄為書帖曰。長物只餘詩一卷。寄居聊借屋三間。又方家難作時。顧蔚雲先生贈詩有早識訟師由飲食。疊書恩字。保彝倫之句。皆實錄也。嗚呼。古來以兄而讓產於弟。如卜式薛包。又或遭傲弟而不失其愛。如牛宏周顒。皆為史冊所豔稱。乃先生徒以弟婦悍戾。欲免其弟之交謫。遂至不名一錢。而盡占其室廬。惟命。并取其室中之藏。使罄身而出。亦惟命。甚且使之呼服謝罪。對眾矢言。謂已實負弟。弟不負兄。亦惟命。此不特今世所稀聞。即於古亦不。少概見矣。然先生不惟不怒其弟。且甚憐之。謂其出於不得已。有時遇弟。則極口慰藉。謂爾無介意。吾終不以身外物損我手足情也。久之弟婦死。而所得先生之屋。出賃於人者。適餘數椽。仍招先生入居之。先生即欣然往。徧告同人。以天屬復完。足見弟終愛我。既而所取賃屋之資。乃視他人有加焉。然後知其向之任婦所為。不敢出。

一言者。實亦利其如此。可以并兄之產。而先生於播遷之後。復得與弟比屋居。即已大喜過望。絕不計此屋之本為已有。不當以重值賃也。嗚呼。天壤間乃竟有先生而復有先生之弟哉。後長之生也晚。先生沒時。方十餘歲。覺覺孤露。不免饑寒。比長。為句讀師。稍可自給。今乃約身而謀梓遺稿。亦可以為難矣。而先生之弟。為其子通。漢盡喪資財。屋亦出售。他姓讓產者。窮。爭產者亦窮。并產皆銷歸烏有。而惟此一卷詩。強者不能以氣力攫。巧者不能以心計取。迄今讀之。猶想見先生之風流餘韻。物之可久。莫過於此。是吾黨區區計財產之得失。而為先生不平者。殊自愧所見之淺矣。先生詩位與而作。篇什本不甚多。又屢經遷徙。大半散逸。故所存止此。然一句一字。具有真意。以視彼酬應冗長者。其品相懸萬萬。固不必存乎見少之意也。

顧蔚雲先生墓誌銘

吾里數年來。老成沮謝。往時竹溪詩社諸前輩。相繼逝世。惟吾師顧蔚雲先生歸然獨存。歲開八秩。而神明不衰。猶能出應有司。試以嘉慶九年甲子科得。欽賜舉人。方幸可循致期頤。長為後生矜式。乃又於去歲歸道山。平生執友。既無復存者。銘幽之文。自當屬之門弟子。而春生於諸弟子中。事先生最久。年亦差長。同人以此事見推。遂不獲辭。謹按先生諱汝敬。字配京。姓顧氏。蔚雲其自號也。家世吳江士族。高曾

以下代為諸生。至先生尤以文學顯。自經生業外。詩歌古文。皆見重於儕輩。矢志欲為有用之學。繫量古今。證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天文地理。厯算兵法。一切經世之務。靡弗窮究。既數奇不獲一試。則以其學教授後進。因材造就。不拘一方。俾從學之士。人人得所求而去。而其間能詩者尤眾。如顧青庵。虬袁湘濶。棠遠生。鴻馬。蕉庵。元。勳。郭丹。叔鳳。周愚谷。霽。丁西亭。綬等。並稱高足。人謂竹溪之子。才望相等。而門牆之盛。莫先生若也。然先生固非專長於詩。亦未嘗專教人為詩。其弟子之稱詩者。蓋僅得先生一體耳。先生內行。臨備。律已甚嚴。而教人以和言。論多風趣。所居研漁莊。賓朋時集。談諧不倦。而能使人座者終日無鄙言。如清琴在御。一堂絲竹。盡奏雅音。自莫敢以繁手淫聲濁也。為文章。爾雅深厚。絕遠流俗。然不為高論。憶春生年三十後。學為古文。妄意序事。當法馬班。議論當法歐蘇。而先生但教以讀近代諸名家文。曰學問之道。直探本原。惟上智能之中材以下。必循流溯源。乃有從入之徑路。不可以好高而滋躐等之弊也。當時聞此訓言。謂先生特為初學說法。迄今幾二十年。自視所作。於近世侯朝宗。姜西溟。毛西河。諸公去之尚遠。然後知馬班歐蘇之境。未易攀躋。微先生之教。幾不免為夸父之追日矣。初先生有子兆曾。賢而有文。不幸中道卒。時先生年已六十有四。喪其良子。且未抱孫。知者共歎天道茫昧。更悲先生以衰暮

之年。罹此毒痛。將不能堪。乃先生哭泣數日。即瞿然收淚曰。吾先人累世種德。吾雖無似。宗祧無中。絕理遂即是歲。娶妾為嗣。續計越七年而生子兆芝。值先生年七十。湯餅之客。與慶古稀者踵至。共言先生數年來。毅然自信。其有後而不以西河之痛。傷生者。洵為知命而不惑也。先生卒於嘉慶十一年七月廿六日。年七十有七。著有研漁莊詩文稿及說叢畫苑類姓所見碑帖考諸書。藏於家。配袁氏繼室梅氏。前卒側室張氏。娶於梅氏亡後。勤力操持。有大家風範。暨生子。或謂宜改稱繼室。先生以寡媳袁氏年長於張。不便以婦姑之分相臨。故弗許。其生平處事。必曲體人情。以求至當。大率如此也。子兆曾。袁出。吳江縣學生。前卒。兆芝。張出。先生沒時。方八歲。女四。長適張次適任次適袁。次未字。以沒之次年。葬於吳山桂花塢之祖塋。銘曰。笠澤汪洋。吳山聳峙。顧瞻墓門。儼親道貌。學傳弟子。詣深誰造。德庇後人。光遠有耀。質行莫窮。誌銘舉要。敢曰能文。先生之教。

顧劔峰墓誌銘

道光三年春二月。顧君劔峰病卒於家。是子六十後所交友也。君與余生同里。少余三歲。而踪跡乖迥。幼時未嘗相識。比長。為諸生。朋試金陵。僅一見之。耦人中。自後饑驅四方。無復因緣會合。惟聞君才名籍甚。而亦時有相訾議者。予既未悉君之為人。

不能定眾論之孰是。逮君養疾家居。予適以事歸里。為其族弟子壽。招同讌集。兩俱暮齒。頽然相對。回憶曠昔金陵初見時。已三十餘載。君雖衰病。而意氣甚豪。抵掌雄談。座客傾聽如騏驎。長嘯萬馬皆瘖。意君所以得重名者。在是。而遭眾忌者。亦即在是也。君所患瘵癯。本不為大害。而庸醫以金石之藥劫之。遂成痼疾。輾轉四五年。猶致不起。家貧子幼。賴子壽及兄雪村經紀其喪。余方返自山左。嚴小農河帥聞君貧病。有所齎助。比至。君卒已踰月。乃即以為定窆之資。而余為文誌其墓。君諱日新。姓顧氏。劍峰其號。生數歲喪父。隨母改適郡中袁氏。故其始補博士弟子。猶冒袁姓。然袁故武人。其性暴遇君少恩。而君以母故事之無失禮。逮袁死。然後復姓。歸宗。仍奉母居。吳江遭人倫之變。而遠迹處之。卒得其正。亦可以為難矣。君天資穎異。讀書有記功。於歷朝史冊。是非成敗之故。尤所用心。議論證據今古。頗以經濟自負。為文章下筆千言。直抒所見。不肯翫體。其體以投時好。既而屢試輒抑於有司。則挾其能遊公卿間。倚馬之才。懸河之口。傾動一世。如阮芸臺尚書。曾賓谷侍郎。最號知人。能得士者。並以君為上客。而君亦喜交遊。愛才俊。凡所獎識。罔非賢豪。客集東時。邇逼楚南。陳秋舫沅目以國士傾心結納。酬唱詩篇。眾乃謂君有先見。其實君之於秋舫。固非以一第為重輕者。又嘗主講畹城書院。愛毛生甫。微生幼慧。招使就學。飲食教誨。

不啻子弟。令生甫學成爲名下士。詩歌古文超絕倫輩而常自謂微師教不及此也。至其於流俗之人。則不能強與諧。際嬉笑怒罵率意逞辭。或謂君臧否人物多過其分。然君固無成心。特如食物入口甘芳者既嚙而有餘味腥穢者已吐而猶作惡耳。晚歲家居。時爲文酒之會。即席揮毫風發泉湧。同儕多爲絀服。而一二妄庸人疑君有意相壓。往往背面詛語。及君病爲藥誤。逆有傳其賄醫致毒者。君聞亦未遽信。而戲見之詩以資笑端。名場嫉忌。至於如此。可想見君之才情氣誼。籠蓋一切矣。君事母至孝。母年九十餘。尚健。至今年春乃無疾而終。君病中起視含殮畢。一慟亦絕。其間相去纔三日。識者謂君久病不死。竟得終養其母。而後相隨共逝。殆亦孝思所感云。君卒年六十有一。配趙氏。前卒。繼室高氏。選室胡氏。子一年方八歲。女二長適同邑劉某。次未字。所著寸心樓詩文集。余別有序。故不復論之。銘曰。

壯志干雲。奇氣轆轤。宜亨而屯。命數難論。有名不賤。有才不貧。今皆歸之太空兮。一任夫造物之陶鈞。

書韓非子後

王渭

韓非學刑名。不數於儒者。乃其人亦戰國深識人也。憂傷大臣之專權。患苦說士之蠹國。其餘指切時勢。辨析名實。非獨中當時深病。及後世治亂。昭然可察。而知常矣。惜其不以聖人之道治之。而專意刑法。刑法其可為治乎。沸湯烈火。嬰之者其不盡焦爛乎。猶墨子非樂也。觀當世靡散於俗樂。而并棄先王之雅音。以為為治在苦身戕力可乎。猶商子變法也。患惰游之民。不事耕戰。顧焚詩書而明法令。以為為治在嚴刑峻罰可乎。猶莊子非堯舜也。權衡度量。先聖以致治。後世以作奸。遂以咎先聖立法以為為治在恬淡無為可乎。蓋戰國諸子。皆特出奇才。身當衰世之敝俗。周孔遺教。不絕如縵。遂皆出私見為一家學。欲以救敝俗。敝俗曾未及救。而其學已不可一朝存矣。使善讀書者。慎取之。去其私見。而察其公患。則固有益人國焉。不然。雖言出周孔牢固。愚儒之見。猶為害也。吾悲夫世之愚儒。鄙諸子弗取。自言吾之學。學周孔。彼能知何等周孔乎。乃韓非商鞅輩所竊竊然笑也。

論武甯蕭眾仔證母獄

武甯蕭眾仔家深山中。母葉與所私二人。手段具父。眾仔在旁。知狀。葉以殺人。事誣其讐。將坐之矣。已眾仔心傷父冤。告情於官。論葉及所私者如律。於是滯獄始決時。

眾仔生十二年矣。或有以眾仔證母獻疑者。余應之曰。是春秋左氏絕不為親所引。先儒說與公羊不與念母之義也。雖先儒謂莊公於文姜得絕不得執。然如眾仔告官以情。乃成為絕之。使不明徵其罪。又何緣絕母乎。告官而官自據法殺棄。則因非眾仔所得殺也。又律無證母殺父免罪文者。意其為人倫至變。定律者不忍察察言爾。獨東魏麟趾新制。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李世批政。匪可以訓。時賈璠以為母既殺其天。又殺子之天。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臣所致惑。則有識者固灼知其終矣。今眾仔雖幼失學。知絕有罪之母。以伸隱父之志。其事適合於經史。刑律微旨。治斯獄者。可無疑於眾仔。若乃父死之際。能如陸緝抱頸求代。江兼以身蔽父。天性一至。與之同命。上也。冤白之後。能如李信生子絕室。沈續疏布終身。感念家難。等於居喪。抑其次也。然此皆古之獨行。非可以厚責眾仔焉。又眾仔言及其父輒流涕。意葉被刑時。必有殞絕不欲生者。為無以謝於葉。實命不祥。嗚呼。情矣。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殺年父。年因殺繼母。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問太子。對曰。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又梁人有為後妻所殺者。其子又殺之。孔季彥謂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不得論以逆。余以繼母事與眾仔不類。故不復引用。然其論可與

寶璣相發明云

經餘書屋詩鈔序

張鑑

訓詁之與詞章。一源也。其分不知其所始。殆自六朝齊梁間之靡曼者失之。昔毛公為詩故訓傳三十卷。而左太冲三都賦序亦云。攝其體統。歸諸詁訓。迨三唐詞章愈盛。訓詁愈微。至今攷藝文志。詩人之能通六藝擅經訓者。寥寥無幾焉。昌黎文能載道。而說經無書。筆談固是偽作。其平居如答陸滄殷侑諸文。未嘗不著其心慕以形諸語言。而撰述未遑降而至宋。如子瞻之傳書。永叔之譜詩。介甫之新義。詩人之說經有矣。究與古訓不相入。至我

朝文選日昌。學者頂踵相接。文而又儒。有若毛西河之議論。駢舉。有若朱竹垞之文章。爾雅有若汪堯峰之經術。任斷。有若全謝山之史裁。淹貫。有若王西莊之詞源。詭僻。有若錢竹汀之考訂。精詳。其詩皆能別具鍾鑪。探源古始。而他人之工文章者。不在此數。高郵沈君少以貴介子。受業於興化顧文子先生之門。故長於經。其餘事乃溢為詞章。丙寅春。以所訂經餘書屋詩抄若干卷。示余。俾為之序。其詩修潔自喜。不為繁縟之旨。有元人谷音之遺。所謂學者之詩。知其服習於文。遂兩漢諸書。而不媿為經生所業也。西漢韋氏父子。深通章句。而班書特著誡諫等編。經生之詩。亦若是焉而已。今君解經之作。將陸續成書。余故因其自序。而復為推衍其義。以歸諸訓詁。

者如此

書嚴禹航先生畫像及戒子書後

此吾友錢塘嚴上舍厚民所藏先世忠公畫像。及戒子顯亭侍郎入京應試時書其言藹然。非仁者莫能為也。嘗論明季故家子弟。如幾復諸社。專以氣節相高。而謹愷之風。際乎未有所聞。即如青溪諸事。當日如侯朝宗。其父方入鎮撫。擬為人子者。宜若何憂恐。何以縱浪之飲。狹邪之遊。忘身及親。若斯之甚。竊疑黎洲黃先生同時。何無一語及此。後讀文定。始知黎洲固曾以此規之。則是舍忠孝不足以言氣節。明矣。使南都防亂。揭中諸公。早聞忠公是論。未必無補於時事。而惜乎其未有也。是時杭人才起。登樓社。忍公子姓如子岸。渡子閻。津子餐。沆皆名高復社。而子岸又身列揭中。益知先生之言。蓋有為言之矣。

書處士董孔彰逸事

董處士孔彰。名嘉言。鑑曾祖母之侄也。世居潯之豐草庵。父士驥。祖耒。曾祖說。皆以博洽工詩為遺佚。以沒詳董氏詩。處士自少嗜學。不習舉業。不喜著述。間為小詩。亦不存稿。日鈔書自娛。生平所寫古書。不下數千卷。與歸安茅茂才星來。善茅精注疏之學。有疑義。輒往叩處士。處士誦其詞。琅琅如宿習。覆按之不遺一字。茅亦自以

為弗若也。鑑童子時。家有處士所抄吳興藝文補。高五六寸許。格密行疎。精整可愛。既而為中表兄弟取去。復又於他處見別冊。與此無異。詢之董氏。則散佚久矣。夫世所稱學者。目不識九經難字。挾兔園冊。以取科名者。不知凡幾。求其積學好古。雪鈔露纂如處士。萬不一得。而處士竟湮沒不傳。此可歎也。以是書此以著之。星來號鈍。安通三禮。為方望溪王陽東所推許。